明儒學案

卷四十六至卷四十九

諸儒學案上　諸儒學案中

コ仁13
486
12

波
29
12

門口 13
號 486
12.

明儒學案卷四十六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會稽後學莫晉寶齋
莫階芝庭 校刊

布衣陳剩夫先生真晟

陳真晟字剩夫初字晦夫其後以布衣自號福之鎮海衛人年十七八即能自拔於俗入長泰山中從進士唐泰治舉子業業成薦於有司至福州聞防察過嚴無待士禮乃辭歸自是不復以科舉爲事務爲聖賢踐履之學初讀中庸做存養省察工夫覺無統緒繼讀大學始知爲學次第以朱子所謂敬者乃大學之基本也乃求其所以爲敬見程子以主一釋敬以無適釋一始於敬字見得親切乃實下工夫推尋此心之動靜而務主於一靜而主於一則靜有所養而妄念不復作矣動而主於一則

動有所持而外誘不能奪矣嘗語人曰大學誠意章爲鐵門關
難過主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蓋意有善惡若發於善而一以
守之則其所謂惡退而聽命矣又嘗語人曰人於此學若眞知
之則行在其中矣蓋以知之眞則處善安循理樂其行甚順然
而氣質有偏勝嗜欲有偏重二者用事其順而易者反逆而難
矣此聖門論學以博學審問愼思明辨之後又加以篤行也天
順三年用伊川故事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其書首採程氏學
制次採朱氏論說補正學工夫次作二圖一著聖人心與天同
運次著學者心法天之運次乃言立明師補正學輔皇儲隆教
本數事以終上文圖說書未上先生疏乞名見而陳其說不報
及書上奉旨禮部看了來說署部事侍郎鄒幹寢其事繼而家
居讀提學頒行勅諭教條有合於程朱教法喜曰此學校正教
也然科舉不定正考雖有正教不行也因採勅諭中要語參以
程氏學制呂氏鄉約朱氏貢舉私議作正教正考會通定考德
爲六等考文爲三等以告當路當路亦不省凡先生學有所得
者至是皆無所遇聞臨川吳聘君名欲往質之乃貨其家具得
五金兒子從行謂之曰死則瘞我於道題曰閩布衣陳某墓足
矣行至南昌張東白止之寓扣其所學大加稱許曰禎敢僭謂
自程朱以來惟先生得其眞吳許二子不足多也如聘君者不
可見亦不必見耳遂還鎭海先生生於鎭海遷於龍岩晚定居
於漳之玉淵成化十年卒年六十有四先生學無師承獨得於
遺經之中自以僻處海濱出而訪求當世學者百尺竿頭豈無
進步奈何東白以得眞一言遂爲金科康齋白沙終成欠事然
先生之學於康齋似近於白沙差遠而白沙言聞其學術專一

教人靜坐。此尋向上人也。蕺山劉先生曰。一者誠也。主一。敬也。主一即愼獨之說。誠由敬入也。剩夫恐人不識愼獨義。故以主一二字代之。此老學有本領。故立言諦當如此。是故東白得眞之言亦定論也。

心學圖

其一。爲天地聖人之圖。

大書一心字。以上一點規而大之。中虛。曰太極。太極左曰靜。右曰動。太極前倒書一復字。靜作黑十六點。動作白十六點。蓋太極生兩儀也。十六點之外。又各作十六點。白點共三十二點。大於前之三百二十點也。每一大點包二卦。蓋自二而四。自四而八。自八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六十四。卽邵子先天圖也。坤復在下。書冬至。乾姤在上。書夏至。升訟爲義。曰立秋。咸遯曰秋分。否謙爲中。曰立冬。明夷無妄爲仁。曰立春。臨同人曰春分。履泰爲中。曰立夏。蓋兼太極而一之也。

其一。爲君子法天之圖。

大書一心字。其上一點規而大之。視前圖差小。中虛曰敬。敬左曰靜。右曰動。前一字向上曰復。靜之左。中分其圈而爲黑黑外爲白。白外復爲黑。黑動之右。中分其圈而爲白。白外爲黑黑外復爲白。即太極圖之陰陽動靜也。然白黑皆互圓相入與太極稍異。上曰乾。下曰坤。左曰坎。右曰離。坎之左曰靜主動。離之右曰動主靜。乾之上。書聖要四說。曰主一無適。曰整齊嚴肅。曰常惺惺法。曰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蓋採朱子之說亦合先天太極爲一者也

右圖二二著天心動靜之本然是性之原也。一著君子法天之當然是性之復也。聖人亦天心之自然者也。君子豈可以不學乎。然復性之說。經傳詳矣。而未有如此後一圖義之要而盡者也。惟君子知之。又能主敬以體之。以盡其法天之功效也。而有序焉。蓋始則主敬。使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即致知誠意之事。是始學之要也。固不外此一圈。終則敬立而動靜相根。明通公溥。即知至意誠之事。是聖功之成也。亦不外此一圈。而自始至終。則皆不離乎敬焉。如是。則法天之功。至與前一大圈同一渾然。燦然而無間矣。一敬之功用如此。豈不大哉。三代學校之所以教者。惟此而已。此豈後世記誦俗學之所能與耶。自伏羲畫卦示精之後。即復卦堯以是欽傳之舜。舜以是恭傳之禹。禹以是精一傳之湯。湯以是日躋傳之文緝熙武戒周公待旦。孔子。孔子傳之顏心齋曾一貫思尊德性孟求放心及孟氏沒而遂失其傳者。此也。寥寥千餘載至周程張朱氏出。然後此學大明。及朱氏沒而復晦者。只由宋元學校。雖皆用程朱之書。而取士又仍隋唐科舉。是以

士視此心學爲無用故多不求遂又多失其眞傳焉

學校考德等第式

上上等　即能主敬窮理修己者

上中等　即能求以主敬窮理修己者

中上等　性行端潔　居家孝弟　廉恥禮遜

見善必行　聞過必改

中中等　通明學業　曉達治道

下上等　能習經書

下中等　惟記誦舊文　務口耳之學

考文等第式

上等　考德名在下之中則考文雖上亦降如此則王拱辰夏竦不魁矣

中等　考德名在上之中中之上考文雖中亦取考德名在上之中則考文雖下必取如此則程正叔不報罷矣

考德名在中之中下之上者則專考其文然亦不得魁選如此則王佐不狀元矣

答書

所論欲搜剔聖賢微言緒論而紬繹之以庶幾深乎道殆是也蓋搜繹亦窮理之事大學之要眞先於窮理豈不信然然以程朱之學揆之要必先求其所以能紬繹之者以爲之本然後可也若無其本則雖欲勉強以紬繹之亦不可得也蓋義理之聚於物猶蠶絲之聚於繭至精深微密者也今欲紬繹之於繭爲易蓋引其緒以出於外者也於物理爲難實遊其心以入於內

者也。故苟非先養其心。使有剛銳精明純一之氣。則安能入其微。步其精。以詣其極。隨其表裏精麤之處。無不到。而脫然盡得其妙於吾胸中乎。妙有不盡得。則雖曰紬繹。猶未紬繹也。如一物有十分。道理已繹到八九分。則一二分繹不得。此一二分。正其所謂精妙者也。精妙者既不能繹。則其所繹者八九分。皆其麤者耳。得其麤。昧其精。雖謂之全未紬繹亦可也。且但一物不能繹。則物物皆不能繹。譬如印板。但印出一張糊模。則張張皆糊模。心麤之病。何以異此。苟如此而欲望深於道。殆難矣。矧道不惟精深。實且廣大。蓋合衆精深而爲一廣大者也。故既不能析之極其精。則必不能合之盡其大。所謂物有未格。則知有未至者此也。然所以合之者。又須此心先有廣大之量。然後能也。故先儒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所謂敬者。豈非涵養此心。使動而窮夫理。則有剛銳精明純一之氣。靜而合夫理。又有高明廣大之量者乎。凡此皆有眞實工夫。做到至處。所謂聖學也。程朱之學。入道有門。進道有階。升堂覩奧。皆有明徹。惟此最爲要法。誠不可不先講而力求者也。（苍周公載）○夫學。豈有道俗之分。所以分者。在乎心而已矣。故志乎義。則道心也。志乎利。則俗心也。以道心而爲俗學。則俗學即道學。以利心而爲道學。則道學即俗學。只在義利之間而已矣。惟在朝廷則不然。朝廷風化攸繫。故以道學故天下。則天下皆道學而義風盛。以俗學鼓天下。則天下皆俗學而利習熾。此程朱所以皆欲朝廷革俗習而崇義方。有以也。若君子自學。苟立志有定。則無不可者也。何俗爲。（同上）○今之學者皆言居敬。多只是泛泛焉若存若亡。而無主一無適之確。則

是未嘗居程子之敬也，皆言窮理，亦只是泛泛焉務多讀書而無即事窮理之精，則是未嘗窮程子之理也。（答何椒丘）○蔡九峯之學未得為淳，只觀其自序，乃以窮神知化與獨立物表者並言，亦可見矣。若物之表，果有一個獨立者，則是莊列之元虛，康節謂老子得易之體，正亦同此，是皆於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之旨見得不透徹故也。（同上）○世人言執古貴乎通今，執古而不通今，猶執一也。此言不然。夫所謂古者，即先王之制，著於禮經者是也，所謂今者，何禮也，豈非流俗之弊習於性成者乎。姑以喪禮言之，古者以不飲酒食肉為禮，今人必以飲酒食肉為禮，如執古則不能以通今，通今則非所謂執古，豈一人眞有兩個口，其一則執古，又其一則通今乎，抑只是一個口，但遇酒食則通今，及醉飽之後則執古，斯謂可貴乎。（執古辨）

布政張古城先生吉

張吉字克修，別號古城，江西餘干人，成化辛丑進士，授工部主事，以劾左道李孜省妖僧繼曉，謫判景東，以詩書變其俗，士官陶氏遣子從學，即能以禮自處，歷肇慶同知，梧州知府，轉廣西按察副使，備兵府江，搜賊勦平之，正德初，進正使，轉布政使，歷山東廣西，忤逆瑾，降兩浙鹽運使，瑾誅，更河南廣西參政，至貴州左布政使，以疾歸，十三年九月，奔年六十八，初從鄉先生學，見諸生簡擇經傳，以資捷徑，謂士當兼治五經，今業一經而所遺如此，豈聖人之言，亦當有去取耶，遂屏絕人事，窮諸經及宋儒之書，久之，見其大意，歎曰，道在是矣，語學者曰，不讀五經，遇事便覺窒礙，先生在嶺外，訪白沙問學，白沙以詩示之，滄溟幾萬里，山泉未盈尺，到海觀會同，乾坤誰眼碧，先生不契也，終以

象山為禪，作陸學訂疑，蓋居業錄之餘論也。

方伯周翠渠先生瑛

周瑛，字梁石，別號翠渠，福之莆田人。成化己丑進士，授廣德知州，歷南京禮部郎中，知撫州鎮遠，至四川右布政使。先生以民惑鬼神，著祠山雜辨；又以緩葬溺女，著教民雜錄；又著經世管鑰、律呂管鑰、字書管鑰，圖以博為事也。蚤年，即有求道之志，與白沙醫閭為友，與醫閭詩云：黃門僑客歸遼左，少室山人憶嶺南。我亦塵埃難久住，木蘭溪上浣青衫。然先生以居敬窮理為鵠，白沙之學有所不契，寓書李大厓以辯之曰：聖人靜有以立天下之大本，動有以行天下之達道，求諸萬殊而後一本可得。蓋始學之要，以收放心為先務。收放心居敬是也，居敬則心存聰明睿智皆由此出，然後可以窮理，所謂窮理者非謂靜守此心而理自見也，蓋亦推之以及其至焉耳。積累既多，自然融會

貫通而於一本者自得之矣一本如穀種雖自塊然而根苗花實皆聚於此又如鷄卵雖自渾然而羽毛觜距皆具於此及其發見於行事在聖人體用一貫在學者未免差誤蓋在已者有所拘蔽故所發不無偏重之殊在外者有所搖奪故所施不無遷就之意然而既復本源則於處善亦安循理亦樂至於患難事變雖以死易生亦甘心爲之此聖學之大略也今乃塊然靜坐求畢體用之學是釋氏之虛空也

司成蔡虛齋先生清

蔡清字介夫號虛齋福之晉江人孱脆骨立而警悟絶人總髮盡屈其師裹糧數百里從三山林玭學易得其宥棨成化丁酉鄉書第一又三年登進士第授禮部主事王端毅爲冢宰改吏部丁母憂服除還禮部轉南京文選司郎中以終養歸起爲江西提學副使爲寧庶人所不喜終不肯輕屈疏乞致仕逆瑾亂政假蔡京名龜山故事起南京祭酒而先生已卒正德三年十二月也年五十六先生平生精力盡用之易四書蒙引尠絲牛毛不足喻其細也蓋從訓詁而窺見大體其言曰反覆體驗止是虛而已蓋居常一念及靜字猶覺有待於掃去煩囂之意唯念個虛字則自覺安便目前縱有許多勞擾而裏面條路元自分明無用多費力而亦自不至懈惰也觀於此言知不爲訓詁

支離所域矣其易說不與本義同者如卜筮不專在龜筮取卜相筮占決疑爲徵又辯七占古法皆佳論也羅整菴曰蔡介夫中庸蒙引論鬼神數段極精其一生做窮理工夫且能力行所學蓋儒林中之傑出者先生極重白沙而以新學小生自處讀其終養疏謂鈔讀之餘揭蓬一視惟北有斗其光爛然可仰而不可近也其敬信可謂至矣而論象山則猶謂未免偏安之業恐亦未能眞知白沙也傳其學者有同邑陳琛同安林希元其釋經書至今入奉之如金科玉律此猶無與於學問之事者也

四肢百體身之膚殼也愚惡者所均有也心術言行身之精也思齊賢者所致力也於此而不致其力焉是無身也所存者膚殼焉而已矣多言何爲○人之眞常見於飲食言語之末因仍造次之間故君子愼獨除邪之根也不然畢露矣○虛而一盡矣○最要靜愈靜愈靈○天地所以長久者以其氣運於內而不洩耳故仁者靜而壽天下事斷非浮躁者所能完也○分陰不惜學力不充當事睚疑口耳無所歸手足無所措前輩云皐夔稷契何書可讀蓋此數公者雖未嘗讀書亦未嘗不窮理也窮理力行以致用學之爲道何以加此吾嘗見有胸富萬卷筆下如流而實於其身不得幾字受用者則學其可不擇術哉使皐契生今世吾知其自不能已於讀書但讀之得其術耳○每

讀書時輒有欲取而用之之心則亦何必多爲也然既有是心則又自不容不多矣○天地人物欛柄皆在靜上○心當靜極天機見氣到完時鬼力隨○凡能爲百姓立久大之利者類非作色於旦夕者所能也○靜之一字更須於動中驗之動而不失其靜乃爲得力反覆體驗又止是虛而已蓋居嘗一念及靜字猶覺有待於掃去煩囂之意唯念個虛字則自覺便安目前縱有許多勞擾而裏面條路元自分明無用多費力而亦自不至懈惰也且靜亦須虛方是靜本色不然形靜而心驚於外或入於禪者何限○人心本是萬理之府惟虛則無障礙學問工夫大抵只是要去其障礙而已此言吾未能盡行之但彷彿似有一二時襲得此光景者或非意之來應之若頗開暇至寤寐之際亦覺有甜趣故吾妄意虛之一字就是聖賢成終成始之道○某今乞終養者心有所不安也凡心之所不安便是天理之所不許不若聽命於理圖得心安之爲利也昔人所謂樂志云者疑亦文過之辭耳愚意但自身處置得是即是爲親也○來書以有道二字相稱爲之駭懼或有誤以此二字加某者雖其人甚的某謝書亦不敢以此復之先正嘗謂願士大夫有此名節不願士大夫立此門戶今裒名飾字以相爲重便是標門標戶矣○心固主思然思之太迫促亦反爲逆其心天之本然而不免迷墜瞀亂於眼前矣○天下未有無根之木無源之水未有無祖宗父母之人人身不能頃刻而離乎祖宗父母人心不可頃刻而忘乎祖宗父母心而忘乎祖宗父母是木之斷其根水之絕其源者也縱不旦夕死滅亦禽獸中之頑賊者矣天下未有忘祖宗父母而能趨生路者也未有不忘祖宗父母而肯

置其身不善者也。○宋理學大明至朱子與陸子俱祖孔孟而其門戶乃不盡同先生之學則出自慈湖而宗陸氏者也其議論有曰毫分縷析較便宜若個便宜總不知總是自家家裏事十分明白十分疑此先生之學也正所謂德性工夫居多者也其論詩曰詩成正是不因題看取風人發興時語到口頭無可奈未須搜擾苦吟詩則先生之詩可知其高矣其論文曰不爲世態酣濡不受古人繩束卷舒出沒如朝霏暮雲始筆下有自然風味則先生之文可知其高矣蓋其在萬山中玩心高明有日是以其言論概以六經爲吾心註脚每有引而不發之意軒然霄漢之上俯視萬有無一足嬰其懷者此可見陸學未盡符於大中至正之矩使當日得究其用恐於開物成務之實終必有疎處苟其疎也則其所自受用亦恐其不覺而近於佛老噫

子聖相傳家法類皆自博至約而一敬以成其終始陸學固不可謂不主敬者而稍墜於徑約既失之徑約則其心宜不周於細微而其弊容可遏乎自古高明之士往往有此在孔門則曾點之徒是已集中屢屢以夫子欲無言爲說因子貢之多言愚以爲安知非發於子貢多學而識之之後學將有得之日乎故嘗謂自其次致曲以下無仰鑽瞻忽之勞則卓爾之見或非眞無隨事精察力行之功則一貫之命必不泛及夫道也者平平正正使高明者不得以獨驚其下者可以企及然後爲中庸而可以主張乎皇極詎容一毫有我於其間哉此正統所以獨歸朱子而陸氏所就猶未免爲偏安之業也讀蜀阜存藁私記

省身法

風光月霽其心胸海濶天高其器宇鳳毛麟趾其威儀玉振金

聲其辭語。○勸君莫著半點私。終無人不識。君不見巍巍溫公。律身嚴。與人忠。赤心質神明。素行孚狡童。○聖賢雖無心占便宜。終則盡天下便宜事都歸聖賢做了。彼凡計較目前便宜者。究竟都不得便宜矣。噫。向使王莽而肯為周公。曹操而肯為文王。亦孰得而禦之。然惡木在先除根。彼其素所畜者危矣。噫。○德之威人也重矣哉。誠之鑑物也豫矣哉。是皆不勞而得者也。故君子貴知務。○必使小人不忍以其所為而疑我之為之也。乃為信於人。○毋徒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也。只似爾七八尺之身。即此目前一啓齒一蹙足。皆道所存。○程先生每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以驗夫喜怒哀樂之未發時氣象為何如。此法可以養心。可以養氣。可以照萬物而處之各得其宜。實得造化之機。○培夜氣。引旦氣。善用其氣。造化在我而已矣。○莫虛勞著步。莫虛放出聲。久之自開適蕩蕩復平平。○宇宙之間三不朽。身心之外悉皆虛言。出於爾。爾忘之乎。爾今年幾何矣。○程子曰。君子之志所慮豈止在一身。直慮及天下千萬世。小人之慮。一朝之忿。曾不遑恤其身。噫。清不省。親嘗為小人之事矣。程子斯言可念也。○樂莫樂於日休。憂莫憂於多求。古之人。雖疾雷破山而不震。雖貨以萬乘而不酬。惟胸中一點堂堂者常有以砥柱於中流。○胡五峯云。知人之道。驗之以事。而觀其辭氣。從人反躬者。鮮不為君子。任己蓋非者。鮮不為小人。噫。爾尚敬爾心術。慎爾行事。而和厚爾辭氣。檢點之功有一之未至。將不逃人於明目之一照而為遠近之所嗤議。而況人心有神。雖非明者亦未易欺。○器量要宏。識見要精。趣味要清。○服食常溫。一體皆春。心氣常順。

百病自遯。○周子之幾超凡之梯張子之豫作聖之據程朱之敬立身之命敬以立身實地斯存豫以作聖吾計始定幾以超凡一躍入關名三實一靜虛動眞○山君不欠薪舟行不欠水更有便於是人心不欠理吁嗟人心今不欠理我欲仁斯仁至惜也早不知滋味逮血氣之力衰而義理之念回今年將暮矣不及今而畜三年之艾兮七年之病竟何時而起矣○戒爾重其言言欲亮而貞出於我不重則人之聽之也輕惟古之聖賢兮率然隻語達天聲垂之後世而爲經○善言者自簡善應者自定君不見鐘不扣則不鳴水不止則不瑩○長注念於遠大而實地則在乎目前夫惟能踐實地於目前是以垂聲光於綿綿而可以上報乎君親師與夫先聖先賢○有道德者必不多言有信義者必不多言有才謀者必不多言惟見夫細人狂人佞人乃多言耳夫未有多言而不妄者也○澄其心於淵瑩之天奉其身於光明之地言則無一字之遺而亦無一字之贅動則如萬鈞之弩一發便中其機會此蓋古之人也○以篤實信天下以大節竦天下以器量包天下以學識周天下以規模駕天下以實才猷實事業副天下鳴呼豈不眞烈烈然大丈夫哉○若是眞學問文章須見於威儀之際與夫日用之常若是眞道德性命須見於治家之法與夫當官之政不然徒皇皇於多故而在身無受用之實在心無洒落之趣眞是博學之小人而詞章之見豎爾卮哉○格天之功與於祗席溺身之悔誤於詞章○若能做好人仇家不得嗔不能做好人朱均無至親

太常潘南山先生府

潘府號南山浙之上虞人宏治辛丑進士選庶官至提學副使終養不出後以薦陞太僕寺少卿改太常寺致仕嘉靖五年六月癸酉卒先生性至孝嘗疏請行三年之喪又上聖學淵源中興治要諸疏故事四品有祭無葬上以其孝行特給之葬山先師議以先生配享尹和靖按先生正當文成講學之時當有往來問難而今不可攷見矣

人得天地正氣以生，宜養之曰正學，順行之曰正道，養之弗宜，行之弗順者邪也。○君子誦聖人之言，愛之如父母，敬之如后王。○好人譽己而忌稱人之善，惡人毀己而樂道人之惡，民俗斯下矣。○古之言也，心之聲，今之言也，口之聲，古之文也言之文，今之文也文之文，今之心亦果有異於古之心乎。○飲食男女，人道之門也，故君子謹微。○務禮義以養心者積久而身潤，務旨甘以養口者過則疾病生焉。○聖人之道盈天地皆是也，學者反諸身而求之，可見矣。吾身一天道也。○薦賢惟恐後，論功惟恐先，古之道也。○恥淫樂者必恥色，好善人者必好學，邪正各以類動也。○天下之人，凡孔子所不與者皆異端也，鄙夫佞人，鄉愿是也。○伊川之學而有魏公之量，荊公之時亦可以

舉禮樂矣。○明道善處荊公。伊川不善處蘇公。亦可以觀二子矣。○范仲淹司馬光李綱胡寅文天祥此五人者。三代以下豪傑之才也。充其識量皆可以與諸葛亮並立矣。○治家亦欲嚴。嚴然後和。和然後久。○邵堯夫蔡元定皆有廣易自得氣象。蓋務精義之學故爾。○冠婚喪祭家法之本也。○好聞過。不若好改過。○俗吏聖門蠹。家之賊也。腐儒聖門敗家之子也。○經筵得眞儒。人主無非心。朝廷得賢相。人主無過舉。○君子與時進退。故終身無咎。○心內也。言動衣冠外也。內外交正。然後謂之君子。○君子處事過緩則怠。過速則疎。其損一也。○聖人吾不得見矣。吾見六經矣。因語以求其心。聖人亦可見矣。○無實之名。禍之門也。無名之實。福之基也。○居官之本有三。薄奉養。廉之本也。去讒私。明之本也。○民生不可一日無穀帛。尤不可斯須無禮義。○學者有繼聖之心。匹夫有顯君之志。皆分內事耳。○學然後知過。學之篤然後能改過。○古者文以載道。宋景濂得其華。方正學得其大。○五經皆史也。易之史奧。書之史實。詩之史婉。禮之史詳。春秋之史嚴。其義則一而已。○士而樂放佚者。漸與無忌憚近矣。

參政羅東川先生僑

羅僑字惟升別號東川豫之吉水人從學於張東白登宏治己未進士第授新會知縣表白沙言行令邑人誦法之除大理評事時逆瑾擅政劉大夏論戍先生上言非勸大臣之道冤官歸瑾誅復官又以病歸文成起兵討宸濠請先生居守吉安事平擢知台州府禮布衣張尺問民疾苦治行第一陞廣東左參政生疏乞骸骨嘉靖甲午九月卒先生所學是靜存動察切實工夫未必有自得處但砥礪頗密不失儒先軌範在東白之門可謂克家矣

潛心語錄

凡細微曲折之不能謹惰慢放逸之不能除只是心生養不熟持敬工夫尚欠耳○每於暗室中靜坐久亦自生明觸目光輝豈有此心靜久而不生明者乎○人心有明暗何也明者是原來天理暗者是後來私欲○用心專一便是敬○平日有於持之工夫則隨寓有安舒之氣象○欲求道者必於心上理會欲求心者必於性情上理會欲求性情者必於事物上理會心正則性情正性情正則事物當而近道矣○欲看動時無差須在靜時無欠欲看行時無差須在知處無欠學者工夫不過謹於性情心術念慮之微喜怒憂懼愛惡嗜慾視聽言動衣冠寢興食息辭受取予出處進退窮達患難死生之際涵養於平時察識於方動審決於臨事則無適非道而效驗隨之矣○身在此

心卽在此。事在此。心卽在此。精神專一。莫非天理流行。卽敬也。愈嚴愈密。是之謂篤恭。事如是。心亦如是。表如是。裏亦如是。純粹眞實。莫非天理周匝。卽誠也。積中布外。是之謂王道。然敬則誠矣。誠則敬矣。○心不能無感。未發時寂然爲靜。然不妄動。亦是靜。感而遂通爲動。動而內照淵沈。存神默運於其間。亦是靜。○所得多在靜中。動時所得皆受用乎靜中也。而動靜一矣。所行多出所知。行處有得皆受用乎所知也。而知行一矣。當知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動靜互見。不可截然分先後。未發是靜。已發是動。然靜已涵動之機。到已發必以靜爲之根。所存主處便是靜。所發見處便是動。動中有靜也。故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凡事循理。卽是敬天。蓋天卽理也。○凡一言一動。一語一默。一出一處。一取一與。皆須有當然之則。

明儒學案卷四十七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會稽後學　莫晉寶齋
莫階芝庭　校刊

諸儒學案中

文莊羅整菴先生欽順
文莊汪石潭先生俊
文敏崔後渠先生銑
文定何柏齋先生塘
肅敏王浚川先生廷相
文裕黃泰泉先生佐
文定張甬川先生邦奇
襄惠張淨峰先生岳

莊裕徐養齋先生問
諸生李大經先生經綸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會稽後學莫晉寶齋
莫階芝庭 校刊

文莊羅整菴先生欽順

羅欽順字允升號整菴吉之泰和人宏治壬子鄉試第一明年進士及第授翰林編修擢南京國子司業時章楓山先生爲祭酒皆正已率物太學一時之盛奉親歸家因疏乞終養逆瑾怒奪職爲民瑾誅復職由南京太常少卿陞南京吏部右侍郎改吏部右侍郎嘉靖初轉左侍郎拜南京吏部尚書改入禮部丁父憂服闋起原官未至改吏部具疏固辭於是得旨致仕丁未四月二十四日卒年八十有三諡賜祭葬贈太子太保謚文莊先生家居每平旦正衣冠升學古樓羣從入敘揖畢危坐觀書

雖獨處無惰容。食恒二簋。居無臺榭。燕集無聲樂。林希元曰。先生自發身詞林。以至八座。其行已居官。如精金美玉。無得致疵。先生自敘爲學云。昔官京師。逢一老僧。漫問何由成佛。渠亦漫舉禪語爲答。佛在庭前柏樹子。意其必有所謂。爲之精思達旦。攬衣將起。則恍然而悟。不覺流汗通體。既而得證道歌讀之。若合符節。自以爲至奇至妙。天下之理。莫或加焉。後官南雍。聖賢之書。未嘗一日去手。潛玩久之。漸覺就實。始知前所見者。乃此心虛靈之妙。而非性之理也。自此研磨體認。積數十年。用心甚苦。年垂六十。始了然有見乎心性之眞。而確乎有以自信。蓋先生之論理氣。最爲精確。謂通天地亘古今。無非一氣而已。氣本一也。而一動一靜。一往一來。一闔一闢。一升一降。循環無已。積微而著。由著復微。爲四時之溫凉寒暑。爲萬物之生長收藏。爲斯民之日用彝倫。爲人事之成敗得失。千條萬緒。紛紜膠轕。而卒不克亂。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卽所謂理也。初非別有一物依於氣而立。附於氣以行也。或者因易有太極一言。乃疑陰陽之變易類有一物主宰乎其間者。是不然矣。斯言也。卽朱子所謂理與氣是二物。理弱氣强。諸論可以不辯而自明矣。第先生之論心性。頗與其論理氣自相矛盾。夫在天爲氣者。在人爲心。在天爲理者。在人爲性。理氣如是。則心性亦如是。決無異同。人受天之氣以生。祇有一心而已。而一動一靜。喜怒哀樂。循環無已。當惻隱處自惻隱。當羞惡處自羞惡。當恭敬處自恭敬。當是非處自是非。千頭萬緒。感應紛紜。歷然不能昧者。是卽所謂性也。初非別有一物立於心之先。附於心之中也。先生以爲天性正於受生之初。明覺發於旣生之後。明覺是心而非性。信如斯

言則性體也心用也性自人生以上靜也心是感物而動動也性是天地萬物之理公也心是一已所有私也明明先立一性以爲此心之主與理能生氣之說無異於先生理氣之論無乃大悖乎豈理氣是理氣心性是心性二者分天人遂不可相通乎雖然心性之難明不自先生始也夫心祇有動靜而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動靜之謂也情貫於動靜性亦貫於動靜故喜怒哀樂不論已發未發皆情也其中和則性也今以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爲性已發之和爲情勢不得不先性而後心矣性先心後不得不有鏝隙可尋矣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心也仁義禮智之性而後發之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也觀此知李見羅道性編亦一偏之論凡人見孺子入井而怵惕嘬蹴而不屑此性之見於動者也即當其靜而性之爲怵惕不屑者未嘗不在也凡動靜者皆心之所爲也是故性者心之性舍明覺自然自有條理之心而別求所謂性亦猶舍屈伸往來之氣而別求所謂理矣宋子雖言心統性情畢竟以未發屬之性已發屬之心即以言心性者言理氣故理氣不能合一先生之言理氣不同於朱子而言心性則於朱子同故不能自一其說耳先生以釋氏有見於明覺自然謂之知心不識所謂天地萬物之理謂之不知性羞以爲釋氏親親仁民愛物無有差等是無惻隱之心也取與不辨而行乞布施是無羞惡之心也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是無辭讓之心也無善無惡是無是非之心也其不知性者由於不知心爾然則其所知者亦心之光影而非實也高景逸先生曰先生於禪學尤極探討發其所以不同之故自唐以來排斥佛氏未有若是之明且悉者嗚呼先

生之功偉矣。

困知記

此理之在心目間。由本而之末。萬象紛紜而不亂。自末而歸本。一眞湛寂而無餘。惟其無餘。是以至約。乃知聖經所謂道心惟微者。其本體誠如是也。○孔子教人。莫非存心養性之事。然未嘗明言之也。孟子則明言之矣。夫心者。人之神明。性者。人之生理。理之所在謂之心。心之所有謂之性。不可混而爲一也。虞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論語曰。從心所欲。不踰矩。又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此心性之辨也。二者初不相離。而實不容相混。精之又精。乃見其眞。其或認心以爲性。差毫釐而謬千里矣。○繫辭曰。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寂然不動。感

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易道則然。即天道也。其在人也。容有二乎。是故至精者。性也。至變者。情也。至神者。心也。所貴乎存心者。固將極其深研其幾。以無失乎性情之正也。若徒有見乎至神者遂以爲道在是矣。而深之不能極。而幾之不能研。顧欲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有是理哉。○道心寂然不動者也。至精之體不可見。故微。人心感而遂通者也。至變之用不可測。故危。○道心性也。人心情也。心一也。而兩言之者。動靜之分。體用之別也。凡靜以制動則吉。動而迷復則凶。惟精所以審其幾也。惟一所以存其誠也。允執厥中。從心所欲不踰矩也。聖神之能事也。釋氏之明心見性。與吾儒之盡心知性。相似而實不同。蓋虛靈知覺。心之妙也。精微純一。性之真也。釋氏之學。大抵有見於心。無見於性。故其爲教。始則欲人盡離諸相。而求其所謂空。空即虛也。既則欲其即相即空。而契其所謂覺。覺即知也。覺性既得。則空相洞徹。神用無方。神即靈也。凡釋氏之言性。窮其本末。要不出此三者。然此三者。皆心之妙而性之謂哉。使據其所見之及。復能向上尋之。帝降之衷。亦庶乎其可識矣。○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人固萬物中一物耳。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人猶物也。我猶人也。其理容有二哉。然形質既具。則其分不能不殊。分殊故各私其身。理一故皆備於我。夫人心虛靈之體。本無不該。惟其蔽於有我之私。是以明於近而暗於遠。見其小而遺其大。凡其所遺所暗。皆不誠之本也。然則知有未至。欲意之誠。其可得乎。故大學之教。必始於格物。所以開其蔽也。格物之訓。如程子九條。往往互相發明。譬如千蹊萬徑。皆可以適國。但得一道而

人則可以推類而通其餘而今之學者動以不能盡格天下之物爲疑是豈嘗一日實用其功徒自誣耳○此理之在天下由一以之萬初非安排之力會萬而歸一豈容牽合之私是故察之於身宜莫先於性情即有見焉推之於物而不通非至理也察之於物固無分於鳥獸草木即有見焉反之於心而不合非至理也必灼然有見乎一致之妙了無彼此之殊而其分之殊者自森然其不可亂斯爲格致之極功○格物之格是通徹無間之意蓋工夫至到則通徹無間物即我我即物渾然一致○自夫子贊易始以窮理爲言理果何物也哉蓋通天地亘古今無非一氣而已氣本一也而一動一靜一往一來一闔一闢一升一降循環無已積微而著由著復微爲四時之溫凉寒暑爲萬物之生長收藏爲斯民之日用彝倫爲人事之成敗得失千條萬緒紛紜繆轕而卒不克亂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即所謂理也初非別有一物依於氣而立附於氣以行也或者因易有太極一言乃疑陰陽之變易類有一物主宰乎其間者是不然夫易乃兩儀四象八卦之總名太極則衆理之總名也云易有太極明萬殊之原於一本也因而推其生生之序明一本之散爲萬殊也斯固自然之機不宰之宰夫豈可以形迹求哉斯義也惟程伯子言之最精叔子與朱子似乎小有未合今其說具在必求所以歸於至一斯可矣程伯子嘗歷舉繫辭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一陰一陽之謂道數語乃從而申之曰陰陽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識之也學者誠以此言精思潛玩

久久自當有見所謂叔子小有未合者劉元承記其語有云所以陰陽者道又云所以闔闢者道竊詳所以二字固指言形而上者然未免微有二物之嫌以伯子元來只此是道觀之自見渾然之妙似不須更著所以字也所謂朱子小有未合者蓋其言有云理與氣決是二物又云氣強理弱又云若無此氣則此理如何頓放似此類頗多惟答何國材一書有云一陰一陽往來不息即是道之全體此語最爲截直深有合於程伯子之言然不多見不知以何者爲定論也○竊以性命之妙無出理一分殊四字蓋一物之生受氣之初其理惟一成形之後其分則殊其分之殊莫非自然之理其理之一常在分殊之中此所以爲性命之妙也語其一故人皆可以爲堯舜語其殊故上智與下愚不移聖人復起其必有取於吾言矣○請以從古以來凡言性者明之若有恒性理之一也克綏厥猷則分之殊者隱然寓乎其間成之者性理之一也仁者知者百姓者分之殊也天命之謂性理之一也率性之謂道分之殊也性善理之一也而其言未及乎分殊有性善有性不善分之殊也而其言未及乎理一程張本思孟以言性既專主乎理復推氣質之說則分之殊者誠亦盡之但曰天命之性固已就氣質而言之矣曰氣質之性性非天命之謂乎一性而兩名且以氣質與天命對言語終未瑩朱子猶恐人之視爲二物也乃曰氣質之性即太極全體墮在氣質之中夫既以墮言理氣不容無罅縫矣惟以理一分殊蔽之自無往而不通所以天下無性外之物豈不亶其然乎○天人一理而其分不同人生而靜此理固在於人分則屬乎天也感物而動此理固出乎天分則屬乎人矣君子必慎其

獨以此夫。○天命之謂性。自其受氣之初言也。率性之謂道。自其成形之後言也。蓋形質既成。人則率其人之性而爲人之道。物則率其物之性而爲物之道。鈞是人也。而道又不盡同。仁者見之則謂之仁。知者見之則謂之知。百姓則日用而不知。分之殊也。於此可見所云君子之道鮮者。蓋君子之道。乃中節之和。天下之達道也。必從事於修道之教。然後君子之道可得而性以全。戒懼慎獨。所以修道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子思此言所以開示後學最爲深切。蓋天命之性。無形象可觀。無方體可求。學者猝難理會。故即喜怒哀樂人人所有而易見者。但不知其所謂中。不知其爲天下之大本。故特指以示人。使知性命即此而在也。上文戒慎恐懼。即所以存養乎此。然知之未至則所養不能無差。或陷於釋氏之空寂矣。故李延平教人。須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李之此指蓋得之羅豫章。羅得之楊龜山。楊乃程門高第。其固有自來矣。程伯子嘗言。學者先須識仁。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叔子亦言。勿忘勿助長。只是養氣之法。如不識。怎生養。有物始言養。無物又養個甚。由是觀之。則未發之中。安可無體認工夫。雖叔子嘗言存養於未發之時則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此殆一時答問之語。未必其終身之定論也。且以爲既思即是已發。語亦傷重。思乃動靜之交。與發於外者不同。推循體認。要不出方寸間耳。伯子嘗言天理二字。是自家體貼出來。又云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間。停停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若非其潛心體貼。何以見得如此分明。學者於未發之中。誠有體認工夫。灼見其直上直下。眞如一物

之在吾目。斯可謂之知性也矣。嗚呼。豈謂焉戒懼以終之。庶無負子思子所以垂教之深意乎。○存養是學者終身事。但知既至與知未至時意味迥然不同。知未至時存養非十分用意不可。安排把捉。靜定爲難。往往久而易厭。知既至。存養即不須大段著力。從容涵泳之中。生意油然。自有不可遏者。其味深且長矣。然爲學之初。非有平日存養之功。心官不曠。則知亦無由而至。朱子所謂誠明兩進者。以此省察是將動時更加之意。即大學所謂安而慮者。然安而能慮。乃知止後事。故所得者深。若尋常致察其所得者。終未可同日而語。大抵存養是思主。省察乃輔佐也。○理一也。必因感而後形。感則兩也。不有兩。即無一。然天地間無適而非感應。是故無適而非理。○神化者。天地之妙用也。天地間非陰陽不化。非太極不神。然遂以太極爲神。以陰陽爲化。則不可。夫化乃陰陽之所爲。而陰陽非化也。神乃太極之所爲。而太極非神也。爲之爲言。所爲莫之爲而爲者也。張子云。一故神。兩故化。蓋化言其運行者也。神言其存主者也。化雖兩而其行也常一。神本一。而兩之中無弗在焉。合而言之。則爲神。分而言之。則爲化。故言化則神在其中矣。言神則化在其中矣。言太極則陰陽在其中矣。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學者於此。須認教體用分明。其或差之毫釐。鮮不流於釋氏之歸矣。○唐宋諸名臣。多尚禪學。學之至者。亦儘得受用。蓋其生質既美。心地復緣此虛靜。兼有稽古之功。則其運用酬酢。雖不中不遠矣。且凡爲此學者。皆不隱其名。不諱其實。初無害其爲忠信也。故其學雖誤。其人往往有足稱焉。後世乃有儒其名而禪其實。諱其實而侈其名者。吾不知其反之於心。果何

如也。○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一段義理精粹。要非聖人不能言。象山從而疑之。過矣。彼蓋專以欲爲惡也。夫人之有欲。固出於天。蓋有必然而不容已。且有當然而不可易者。於其所不容已者而皆合乎當然之則。夫安往而非善乎。惟其恣情縱欲而不知反。斯爲惡耳。先儒多以去人欲遏人欲爲言。蓋所以防其流者不得不嚴。但語意似乎偏重。夫欲與喜怒哀樂。皆性之所有者。喜怒哀樂。又可去乎。象山又言天亦有善有惡。如日月蝕惡星之類。是固然矣。然日月之蝕彗孛之變。未有不旋復其常者。茲不謂之天理而何。故人道所貴在乎不遠而復。奈何滔滔者天下皆是也。是則循其本而言之。天人曷常不一。究其末也。亦安得而不二哉。○太極圖說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三語。愚不能無疑。凡物必兩而後可以言合。太極與陰陽果二物乎。其爲物也果二。則方其未合之先。各安在耶。朱子終身認理氣爲二物。其源蓋出於此。○正蒙云。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不亡者。可與言性矣。又云。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夫人物則有生有死。天地則萬古如一。氣聚而生形而爲有。有此物。即有此理。氣散而死。終歸於無。無此物。即無此理。安得所謂死而不亡者耶。若夫天地之運。萬古如一。又何死生存亡之有。譬之一樹。人物乃其花葉。天地其根幹也。花謝葉枯。則脫落而飄零矣。其根幹之生意。固自若也。而飄零者復何交涉。謂之不亡可乎。故朱子謂張子此言。其流乃是個大輪迴。由其迫切以求之。是以不覺其誤如此。○謝上蔡有言。心之窮物有盡。而天者無盡。如之何包之。此言不知爲何而發。夫人

心之體卽天之體.本來一物.無用包也.但其主於我者謂之心耳.心之窮物有盡.由窮之而未至耳.物格則無盡矣.無盡卽無不盡.夫是之謂盡心.心盡則與天爲一矣.如其爲物果二.又豈人之智力之所能包哉.○昔官京師.逢一老僧.漫問如何成佛.渠亦漫舉禪語爲答云.佛在庭前柏樹子.愚意其必有所謂爲之精思達旦.攬衣將起.則恍然而悟.不覺流汗通體.旣而得證道歌讀之.如合符節.自以爲至奇至妙.天下之理.莫或加焉.後官南雍.則聖賢之書.未嘗一日去手.潛玩久之.漸覺就實.始知前所見者.乃此心虛靈之妙.而非性之理也.自此研磨體認.日復一日.積數十年.用心甚苦.年垂六十.始了然有見乎心性之眞.而確乎有以自信.朱陸之學.於是乎僅能辨之.良亦鈍矣.蓋嘗徧閱象山之書.大抵皆明心之說.其自謂所學因讀孟子而自得之.時有議之者云.除了先立乎其大者一句.全無伎倆.其亦以爲誠然.然愚觀孟子之言.與象山之學自別.於此而不能辨.非惟不識象山.亦不識孟子矣.孟子云.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一段言語.甚是分明.所貴乎先立其大者何.以其能思也.能思者心.所思而得者性之理也.是則孟子喫緊爲人處.不出乎思之一言.故他日又云.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而象山之教學者.顧以爲此心但存.則此理自明.當惻隱處自惻隱.當羞惡處自羞惡.當辭遜處自辭遜.是非在前自能辨之.又云.當寬裕溫柔.自寬裕溫柔.當發强剛毅.自發强剛毅.若然則無所用乎思矣.非孟子先立乎其大者之本旨也.夫

不思而得.乃聖人分上事.所謂生而知之者.而豈學者之所及哉.苟學而不思.此理終無由而得.凡其當如此.自如此者.雖或有出於靈覺之妙.而輕重長短類皆無所取中.非過焉斯不及矣.遂乃執靈覺以爲至道.謂非禪學而何.蓋心性至爲難明.象山之誤.正在於此.故其發明心要.動輒數十百言.而言及於性者絕少.間因學者有問.不得已而言之.止是枝梧籠罩過.並無實落.良由所見不的.是誠不得於言也.然則性果何物耶.又云.在天者爲性.在人者爲心.然則性果不在人耶.既不知性之爲性.舍靈覺卽無以爲道矣.謂之禪學夫復何疑.或者見象山所與王順伯書.未必不以爲禪學非其所取.殊不知象山陽避其名.而陰用其實也.何以明之.蓋書中但言兩家之教.所從起者不同.初未嘗顯言其道之有異.豈非以儒佛無二道.惟其主於經世.則遂爲公爲讓.爲儒者之學乎.所謂陰用其實者此也.或者又見象山亦嘗言致思.亦嘗言格物.亦嘗言窮理.未必不以爲無背於聖門之訓.殊不知言雖是而所指則非.如云格物致知者.格此物.致此知也.窮理者.窮此理也.思則得之.得此者也.先立乎其大者.立此者也.皆本之經傳.然以立此者也一語證之.則凡所謂此者.皆指心而言也.聖經之所謂格物窮理.果指心乎.故其廣引博證.無非以曲成其明心之說.求之聖賢本旨.竟乖戾而不合也.或猶不以爲然.請復實之以事.有楊簡者.象山之高第弟子也.嘗發本心之問.遂於象山言下.忽省此心之清明.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有詹阜民者.從遊象山.安坐瞑目.用力操存.如此者半月.一日下樓.忽覺此心已復澄瑩.象山目逆而視之曰.此

理已顯也。蓋惟禪家有此機軸。試觀孔曾思孟之相授受。曾有一言似此否乎。其證佐之分明。脉路之端的。雖有善辨。殆不能爲之出脫矣。蓋二子者之所見。卽愚往年所見之光景。愚是以能知其誤而究言之。不敢爲含糊兩可之詞也。嗟夫。象山以英邁絕人之資。遇高明正直之友。使能虛心易氣。舍短取長。以求歸於至當。卽其所至。何可當也。顧乃眩於光景之奇特。而忽於義理之精微。向道雖勤。而朔南莫辨。至於沒齒。曾莫知其所以生者。不亦可哀也夫。○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己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席文同鳴冤錄提綱有云。孟子之言。程子之後。陸子得之。然所引程子之言。只到復入身來而止。最緊要是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二語。却裁去不用。果何說耶。似此之見。非惟無以直象山之冤。正恐不免冤屈程子也。○程子言性卽理也。象山言心卽理也。至當歸一。精義無二。此是則彼非。彼是則此非。安可不明辨之。吾夫子贊易。言性屢矣。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曰成之者性。曰聖人作易以順性命之理。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但詳味此數言。性卽理也明矣。於心亦屢言之。曰聖人以此洗心。曰易其心而後語。曰能說諸心。夫心而曰洗。曰易。曰說。曰以此。試詳味此數語。謂心卽理也。其可通乎。且孟子嘗言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尤爲明白易見。故學而不取證於經書。一切師心自用。未有不自誤者也。○薛文清讀書錄。甚有體認工夫。然亦有未合處。所云理氣無縫隙。故曰器亦道。道亦器。其言當矣。至於反覆證明。氣有聚散。理無聚散之說。愚則不能無疑。夫一有一無。其爲縫隙也大矣。安得謂之器

亦道道亦器耶。蓋文清之於理氣亦始終認爲二物。故其言未免時有窒礙也。竊嘗以爲氣之聚。便是聚之理。氣之散。便是散之理。惟其有聚有散。是乃所謂理也。推之造化之消長。事物之始終。莫不皆然。胡敬齋窮理似乎欠透。如云氣乃理之所爲。又云人之道乃仁義之所爲。是太和者道也。又云有理而後有氣。又云易即道之所爲。但熟讀繫辭傳。其說之合否自見。余于積之性書則又甚焉。又云氣嘗能輔理之美矣。理豈不救氣之衰乎。胡敬齋力攻禪學。但於禪學本末未嘗深究。動以想像二字斷之。安能得其心服耶。蓋吾儒之有得者固是實見禪學之有得者亦是實見。但所見有不同。是非得失。遂於此乎判耳。彼之所見乃虛靈知覺之妙。亦自分明脫灑。未可以想像疑之。然其一見之餘。萬事皆畢。卷舒作用無不自由。是以猖狂妄行而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也。愚所謂有見於心無見於性。當爲不易之論。使誠有見乎性命之理。自不至於猖狂妄行矣。蓋心性至爲難明。是以多誤。謂之兩物。文非兩物。謂之一物。又非一物。除却心即無性。除却性即無心。惟就一物中剖分得兩物出來。方可謂之知性學未至於知性。天下之言未易知也。

○居業錄云。婁克貞見搬木之人得法。便說他是道。此與運水搬柴相似。指知覺運動爲性故如此說。夫道固無所不在。必其合乎義理而無私。乃可爲道。豈搬木者所能。設使能之。亦是儒者事矣。其心必以爲無適而非道。然所搬之木。苟不合義。亦可謂之道乎。愚讀此條。不覺慨然興歎。以爲義理之未易窮也。夫法者。道之別名。凡事莫不有法。苟得其法。即爲合理。是即道也。搬木者固不知道爲何物。但據此一事自是暗合道妙。與夫婦

之愚不肖與知能行一也道固無所不在若搬木得法而不謂之道得無有空缺處邪木所從來或有非義此蓋責在主者夫豈搬者之過耶若搬者卽主則其得此處自是道得之非義自是非道顧可舉一而廢百邪禪家所言運水搬柴無非妙用蓋但以能搬能運者卽爲至道初不問其得法與否此其所以與吾儒異也克貞雖是禪學然此言却不差乃從而譏之過矣○所謂理一者須就分殊上見得來方是眞切佛家所見亦成一偏緣始終不知有分殊此其所以似是而非也其亦嘗有言不可籠統眞如瞞盱佛性大要以警夫頑空者爾於分殊之義初無干涉也其旣以事爲障又以理爲障直欲掃除二障乃爲至道安得不爲籠統瞞盱乎陳白沙謂林緝熙曰斯理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運得此欄柄入手更有何事其說甚詳末乃云自茲以往更有分殊處合要理會夫猶未嘗理會分殊而先已得此欄柄愚恐其未免於籠統瞞盱也況其理會分殊工夫求之所以自學所以教人皆無實事可見得非欲稍自別於禪學而姑爲是言耶湛元明爲陵墓碑并合要理會一句亦不用其平日之心傳口授必有在矣○白沙詩教開卷第一章乃其病革時所作以示元明者也所舉經書會不過一二語而遂及於禪家之杖喝何邪殆熟處難忘也所云莫杖莫喝只是掀翻說蓋一悟之後則萬法皆空有學無學有覺無覺其妙旨固如此金針之譬亦出佛氏以喻心法也誰掇云者（詩云瀟羅一方金針誰掇）殆以領悟者之鮮其人而深屬意於元明耳觀乎莫道金針不傳與江門風月釣臺深之句別一絕句其意可見注乃謂深明正學以闢釋氏之非豈其然乎溥博淵泉而時出之道理自然語意亦自

然曰藏而後發便有作弄之意未可同年而語也四端在我無時無處而不發見知皆擴而充之即是實地上工夫今乃欲於靜中養出端倪既一味靜坐事物不交善端何緣發見遏伏之久或者忽然有見不過虛靈之光景耳朝聞夕死之訓吾夫子所以示人當汲汲於謀道庶幾無負此生故程子申其義云聞道知所以爲人也夕死可矣是不虛生也今顧以此言爲處老處病處死之道不幾於侮聖言者乎道乃天地萬物公共之理非有我之所得私聖賢經書明若日星何嘗有一言以道爲吾爲我佛氏妄誕乃曰天上天下惟我獨尊今其詩有云無窮吾亦在又云玉臺形我我何形吾也我也注皆指爲道也是果安所本耶然則所謂纔覺便我大而物小物有盡而我無盡正是惟我獨尊之說姑自成一家可矣必欲强合於吾聖人之道難矣哉○楊方震復余子積書有云若論一則不徒理一而氣亦一也若論萬則不徒氣萬而理亦萬也此言甚當但亦字稍覺未安○人呼吸之氣即天地之氣自形體而觀若有內外之分其實一氣之往來耳程子云夫人本無二不必言合即氣即理皆然○理只是氣之理當於氣之轉折處觀之往而來來而往便是轉折處也夫往而不能不來來而不能不往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若有一物主宰乎其間而使之然者此理之所以名也易有太極此之謂也若於轉折處看得分明自然頭頭皆合程子嘗言天地間只有一個感應而已更有甚事夫往者感則來者應來者感則往者應一感一應循環無已理無往而不存焉在天在人一也天道惟是至公故感應有常而不忒人情不能無私欲之累故感應易忒而靡常夫感應者氣也如是而感

則如是而應有不容以毫髮差者理也適當其可則吉反而去之則凶或過焉或不及焉則悔吝客故理無往而不定也然此多是就感通處說須知此心雖寂然不動其中和之氣自爲感應者未始有一息之停故所謂停停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自不容有須臾之間此則天之所命而人物之所以爲性者也愚故嘗曰理須就氣上認取然認氣爲理便不是此言殆不可易哉○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以此實良知良能之說甚明蓋知能乃人心之妙用愛敬乃人心之天理也以其不待思慮而自知此故謂之良近時有以良知爲天理者然則愛敬果何物乎程子嘗釋知覺二字之義云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又言佛氏之云覺甚底是覺斯道甚底是覺斯民正斥其知覺爲性之謬耳夫以二子之言明白精切如此而近時異說之興聽者曾莫之辨則亦何以講學爲哉○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又安有形體可覓耶然自知道者觀之即事即物之理便昭昭然在心目之間非自外來非由內出自然一定而不可易所謂如有所立卓爾非想像之辭也佛氏以寂滅爲極致與聖門卓爾之見絕不相同彼曠而虛此約而實也以覺言仁固非以覺言智亦非也蓋仁智皆吾心之定理而覺乃其妙用如以妙用爲定理則大傳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爲神果何別耶朱子嘗言神亦形而下者又云神乃氣之精英須會實下工夫體究來方信此言確乎其不可易不然則誤以神爲形而上者有之矣黃直卿嘗疑中庸論鬼神有誠之不可掩一語則是形而上者朱子答以只是實理處發見其義愈明○情是不待主張而自然發動者意

是主張如此發動者不待主張者須是與他做主張方能中節由此心主張而發者便有公私義利兩途須要詳審二者皆是愼獨工夫○天地人物止是一理然而語天道則曰陰陽語地道則曰剛柔語人道則曰仁義何也蓋其分既殊其爲道也自不容於無別然則鳥獸草木之爲物欲名其道夫豈可以一言盡乎大抵性以命同道以形異必明乎異同之際斯可以盡天地人物之性道心此心也人心亦此心也一心而二名非聖人强分別也體之靜正有常而用之變化不測也須兩下見得分明方是盡心之學佛氏所以似是而非者有見於人心無見於道心耳慈湖說易究其指歸不出乎虛靈知覺而已其曰吾性澄然清明而非物吾性洞然無際而非量天者吾性中之象地者吾性中之形故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皆我之所爲楞嚴經所謂山河大地咸是妙明眞心中物即其義也其曰目能視所以能視者何物耳能聽所以能聽者何物鼻能嗅所以能嗅者何物口能噬所以能噬者何物手能運用屈伸所以能運用屈伸者何物足能步趨所以能步趨者何物血氣能周流所以能周流者何物心能思慮所以能思慮者何物波羅提作用是性一偈即其義也其曰天地非大也毫髮非小也晝非明也夜非晦也往非古也此非今也他日非後也鳶飛戾天非鳶也魚躍於淵非魚也金剛經所謂如來說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三十二相即是非相是名三十二相即其義也凡篇中曰已曰吾曰我義與惟我獨尊無異其爲禪學昭昭矣○愚嘗謂人心之體即天之體本來一物但其主於我者謂之心若謂其心通者洞見天地人物皆在吾性量之中而此心可以範圍天地則是

心大而天地小矣是以天地爲有限量矣本欲其一反成二物謂之知道可乎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乃統體之太極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則物物各具一太極矣其所爲太極則一而分則殊惟其分殊故其用亦別若謂天地人物之變化皆吾心之變化而以發育萬物歸之吾心是不知有分之殊矣既不知分之殊又惡可語夫理之一哉蓋發育萬物自是造化之功用人何與焉雖非人所能與其理即吾心之理故中庸贊大哉聖人之道而首以是爲言明天人之無二也此豈蔽於異說者之所能識哉況天地之變化萬古自如人心之變化與生俱生則亦與生俱盡謂其常住不滅無是理也慈湖惧矣貌焉數尺之軀乃欲私造化以爲己物何其不知量邪○因閱慈湖出賦詩三章斜風細雨釀輕寒掩卷長吁百慮攢不是皇天分付定中華那復有衣冠一裝成戲劇逐番新任逼真時總不真何事貪看忘晝夜只緣聲色解迷人二鏡中萬象原非實心上些兒却是真須就這些明一貫莫將形影弄精神三程子解道心惟微曰心道之所在微道之體也解得極明些兒二字乃俗語康節詩中嘗用之意與微字相類天人物我所以通貫爲一只是此理而已如一線之貫萬珠提起都在掌握故盡已之性便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化育而參天地慈湖謂其心通者洞見天地人物皆在吾性量之中是將形影弄精神也殊不知鏡中之象與鏡原不相屬提不起按不下收不攏放不開安得謂之一貫邪○慈湖有云近世學者沉溺乎義理之意說胸中常存一理不能捨捨是則豁然無所泥依故必置理字於其中不知聖人胸中初無如許意度愚按聖人胸中固自清明瑩徹然於中則曰允

執於矩則曰不踰豈是漠然蕩無主宰凡視聽言動喜怒哀樂一切任其自作自止如水泡乎若見得此理眞切自然通透灑落又何有於安排布置之勞哉○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其名易知其理未易明也自道體言之渾然無間之謂仁截然有止之謂義自體道者言之心與理一之謂仁事與理一之謂義心與理一則該貫動靜斯渾然矣事與理一則動中有靜斯截然矣截然者不出乎渾然之中事之合理即心與理一之形也心與理初未嘗不一也有以間之則二矣然則何修何爲而能復其本體之一邪曰敬○書之所謂道心即樂記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即中庸所謂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也決不可作已發看若認道心爲已發則將何者以爲大本乎愚於此不能無少異於朱子者

論學書

吾人有此軀與萬物之爲物孰非出於乾坤其理固皆乾坤之理也自我而觀物固物也以理觀之我亦物也渾然一致而已夫何分於內外乎所貴乎格物者正欲即其分之殊而有以見乎理之一無彼無此無欠無餘而實有所統會夫然後謂之知至亦即所謂知止而大本於是乎可立達道於是乎可行自誠正以至於治平庶乎可以一以貫之而無遺矣（與王陽明）○物者意之用也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也此執事物格之訓也來教云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誠意者誠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夫謂格其心之物格其意之物格其知之物凡其爲物也三謂正其物之心誠其物之意致其物之知其爲物也一而

已矣就三物而論以程子格物之訓推之猶可通也就一物而論則所謂物者果何物邪如必以為意之用雖極安排之巧終無可通之日不能無疑者一也執事謂意在於事親即事親是一物意在於事君即事君是一物謂如此類不妨說得行矣有如川上之嘆鳶飛魚躍之旨試以吾意著於川之流鳶之飛魚之躍若之何正其不正以歸於正邪不能無疑者二也執事又云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審如所言則大學當云格物在致知知至而後物格矣且既言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又言正惟致其良知以精察此心之天理然則天理也良知也果一乎果非一乎察也致也果孰先乎孰後乎不能無疑者三也同上○人之有心固然亦是一物然專以格物為格此心則不可說卦傳曰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後二句皆主卦爻而言窮理者即卦爻而窮之也蓋一卦有一卦之理一爻有一爻之理皆所當窮窮到極處即止是一理此理在人則謂之性在天則謂之命心也者人之神明而理之存主處也豈可謂心即理而以窮理為窮此心哉良心發見乃感應自然之機所謂天下之至神者固無待於思也然欲其一一中節非思不可研幾工夫正在此處故大學之教雖已知止有定必慮而後能得之若此心粗立猶未及於知止感應之際乃一切任其自然遂以為即此是道其不至於猖狂妄行者幾希答允恕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高見謂非聖人不能是以

不能無疑於鄙說愚以爲常人之心亦有時而寂但茫無主宰而大本有所不立常人之心亦無時不感但應物多謬而達道有所不行此其所以善惡襍出而常危也既是人心動靜如此即不容獨歸之聖人矣至余所云物格則無物者誠以其功深力到而豁然貫通則凡屈伸消長之變始終聚散之狀哀樂好惡之情雖千緒萬端而卓然心目間者無非此理一切形器之粗迹舉不能礙吾廓然之本體求是之謂無物孟子所謂盡心知性而知天即斯義也（答黃洛溪）○人之知識不容有二孟子但以不慮而知者名之曰良非謂別有一知也今以知惻隱知羞惡知恭敬知是非爲良知知視知聽知言知動爲知覺是果有二知乎夫人之視聽言動不待思慮而知者亦多矣感通之妙捷於桴鼓何以異於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發乎且四端之發求有不關於視聽言動者是非必自其口出恭敬必形於容貌惡臭輒掩其鼻見孺子將入於井輒匍匐而往救之果何從而見其異乎知惟一耳而強生分別吾聖賢之書未嘗有也惟楞伽經有所謂眞識現識及分別事識三種之別必如高論則良知乃眞識而知覺當爲分別事識無疑矣（答歐陽司成）○天性之眞明覺自然隨感而通自有條理是以謂之良知亦謂之天理賢聖所得在此數語夫謂良知即天理則天性明覺只是一事區區之見要不免於二之蓋天性之眞乃其本體明覺自然乃其妙用天性正於受生之初明覺發於既生之後有體必有用而用不可以爲體也樂記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即天性之眞也感物而動性之欲即明覺之自然也大傳所謂天下之至精即天性之眞也天下之至神即明覺之自然也大雅所謂有物有

則卽天性之眞也。好是懿德。卽明覺之自然也。諸如此類。其證甚明。孔子嘗言知道知德。曾子嘗言知止。子思嘗言知天知人。孟子嘗言知性知天。凡知字皆虛下一字皆實。虛實旣判。體用自明。以用爲體。未之前聞也。○來書格物工夫。惟是隨其位分。修其實履。雖云與佛氏異。然於天地萬物之理。一切置之度外。更不復講。則無以達夫一貫之妙。又安能盡已之性。以盡人物之性。贊化育而參天地哉。此無他。只緣誤認良知爲天理。於天地萬物上。良知二字自是安著不得。不容不置之度外耳。聖人本天。釋氏本心。天地萬物之理。旣皆置之度外。其所本從可知矣。若非隨其位分修其實履。則自頂至踵。寧復少有分別乎。○以良知爲天理。則易簡在先。工夫居後。後則可緩。自沙所謂得此欄柄入手。更有何事。自茲以往。但有分殊處合要理會是也。

謂天理非良知。則易簡居後。工夫在先。先則當急。所謂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是也。○以良知爲天理。乃欲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則是道理全在人安排出。事物無復本然之則矣。無乃不得於言乎。俱同上

讀佛書辨　抽因知記中辯佛書者另爲一帙

金剛經心經。可爲簡盡圓覺。詞意稍複。法華緊要指示處。纔十二三。餘皆開言語耳。且多誕謾。達磨雖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然後來說話。不勝其多。大槩其教人發心之初。無眞非妄。故曰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如來。悟入之後。則無妄非眞。故云無明眞如。無異境界。雖頓漸各持一說。而首尾衡決。眞妄不分。眞詖淫邪遁之尤者。○楞伽大旨有四。曰五法。曰三自性。曰八識。曰二無我。一切佛法。悉入其中。經中明言之矣。五法者名也。

相也。妄想也。正智也。如如也。三自性者。妄想自性。緣起自性。成自性也。八識者。識藏也。意根。意識。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也。二無我者。人無我。法無我也。凡此諸法。不出迷悟兩途。蓋迷則爲名。爲相。爲妄想。爲妄想緣起自性。爲人法二執。而識藏轉爲諸識。悟則爲正智。爲如如。爲成自性。爲人法無我。而諸識轉爲眞識。所爲人法。則五陰十二入十八界是已。五陰者。色受想行識也。十二入者。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對色聲香味觸法六塵也。加之六識。是謂十八界。合而言之。人也。析而言之。法也。有所覺之謂悟。無所覺之爲迷。佛者覺也。而覺有二義。有始覺。有本覺。始覺者。自前悟入之覺。卽所謂正智也。卽人而言之也。本覺者。常住不動之覺。卽所謂如如也。離人而言之也。因始覺而合本覺。所以成佛之道也。及其至也。始覺正智亦泯。而本覺朗然獨存。則佛果成矣。故佛有十號。其一曰等正覺。此之謂也。本覺乃見聞知覺之體。五陰之識屬焉。見聞知覺。乃本覺之用。十八界之識屬焉。非本覺。卽無以爲見聞知覺。參見聞知覺。則亦無本覺矣。故曰如來於陰界入。非異非不異。其謂法離見聞覺知者何。懼其著也。佛以離情遣著。然後可以入道。故欲人於見聞知覺一切離之。離之云者。非不見不聞無知無覺也。不著於見聞知覺而已矣。金剛經所謂心不住法而行布施。應無所住而生清淨心。卽其義也。然則佛氏之所謂性。不亦明甚矣乎。彼明以知覺爲性。始終不知性之爲理。乃欲強合於吾儒以爲一道。如之何其可合也。昔達磨弟子婆羅提嘗言作用是性。有偈云。在胎爲身。處世爲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

性不識喚作精魂識與不識則迷悟之謂也知是佛性即所謂正智如如喚作精魂即所謂名相妄想此偈自是眞實語後來榮黠者出嫌其淺近乃人人揑出一般鬼惟說話眞是元妙奇特以利心求者安得不爲其所動乎張子所謂詖淫邪遁之辭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誠知言矣然造妖揑惟不止其徒中其毒者往往便能如此○楞伽四卷卷首皆云一切佛語心品良以萬法唯識諸識唯心種種差別不出心識而已故經中之言識也特詳第一卷首言諸識有二種生住滅謂流注生住滅相生住滅次言諸識有三種相謂轉相業相眞相又云畧說有三種識廣說有八相何等爲三謂眞識現識及分別事識又云若覆彼眞識種種不實諸虛妄滅則一切根識滅是名相滅又云轉識藏識眞相若異者藏識非因若不異者轉識滅藏識亦應滅而自眞實相不滅非自眞實相滅但業相滅若是其實相滅者藏識則滅藏識滅者不異外道斷見議論又破外道斷見云若識流注滅者無始流注應斷又云水流處藏識轉識浪生又云外境界風飄蕩心海識浪不斷又偈云藏識海常住境界風所動種種諸識浪騰躍而轉生又偈云凡夫無智慧藏識如巨海業相猶波浪依彼譬類通第二卷有云一切自性習氣藏意意識習見轉變名爲涅槃注云自性習氣謂衆生心識性執熏習氣分藏意意識者即藏識與事識由愛見妄想之所熏習轉變者謂轉藏識事識爲自覺聖智境界也有云識者因樂種種跡境界故餘趣相續有云外道四種涅槃非我所說法我所說者妄想識滅名爲涅槃有云意識者境界分段計著生習氣長養藏識意俱我我有所計著思惟因緣生不壞身相藏識

因攀緣自心現境界計著心聚生展轉相因譬如聚浪自心現境界風吹若生若滅亦如是是故意識滅七識亦滅注云境界分段者六識從六塵生也習氣長養者言六識不離七識八識也我我所計著者言七識我執從思惟彼因彼緣而生不壞身相藏識即第八識謂此八識因於六識能緣還緣自心所現境界以計著故而生六識能總諸心故云心聚生也展轉相因者八識轉生諸識六識起善起惡七識則傳送其間海喻八識浪喻六識以六塵為境界風境界乃自心所現還吹八識心聚轉生諸識若生若滅亦猶依海而有風因風而鼓浪風息則浪滅故云意識滅七識亦滅也又偈云心縛於境界覺想若隨轉無所有及勝平等智慧生注云現前一念為塵境所轉故有業縛而本有覺智亦隨妄而轉若了妄即真離諸有相及至佛地則復平等大慧矣第三卷有云彼生滅者是識不生不滅者是智墮相無相及墮有無種種相因是識超有無相是智長養相是識非長養相是智又云無礙相是智境界種種礙相是識三事和合生方便相是識無事方便自性相是智得相是識不得相是智自得聖智境界不出不入如水中月注云根塵及我和合相應而生是識此不知自性相故若知性相則一念靈知不假緣生故云無事方便自性相是智相惟是一而有離不離之異故云得不得也又偈云心意及與識遠離思惟想得無思想法佛子非聲聞寂靜勝進忍如來清淨智生於善勝義所行悉遠離注云得無思想法則轉識為智此是菩薩而非聲聞智之始也寂靜勝進忍即如來清淨忍智之終也第四卷有云如來之藏是善不善因能徧興造一切趣生譬如伎兒變現諸趣離

我我所不覺彼故三緣和合方便而生外道不覺計著作者爲無始虛僞惡習所薰名爲識藏生無明住地與七識俱如衆浪身常生不斷離無常過離於我論自性無垢畢竟清淨註云此隨染緣從細至粗也若能一念迴光能隨靜緣則離無常之過二我之執自性清淨所謂性德如來則究顯矣有云菩薩摩訶薩欲求勝進者當淨如來藏及識藏名若無識藏名如來藏者則無生滅註云識藏以名言者由迷如來藏轉成妄識無有別體故但有名若無識藏之名則轉妄識爲如來藏也有云彼相者眼識所照名爲色耳鼻舌身意識所照名爲聲香味觸法是名爲相妄想者施設衆名顯示諸相如此不異象馬車步男女等名是名妄想正智者彼名相不可得猶如過客諸識不生不斷不常不壞一切外道聲聞緣覺之地以此正智不立名相非不立名相離二見建立及誹謗知名相不生是名如如有云善不善者謂八識何等謂八謂如來藏名識藏心意意識及五識身非外道所說五識身者心意意識俱善不善相展轉變壞相續流注不壞身生亦生亦滅不覺自心現次第滅餘識生形相差別攝受意識五識俱相應生剎那時不住注云不壞者不斷也攝受意識者以五根攬五塵攝歸意識起善起惡有云愚夫依七識身起斷滅見不覺識藏故起常見自妄想慧滅故解脫注云愚夫所知極於七識七識之外無所知故因起斷見而不覺識藏無盡見其念念相續故起常見由其自妄想內而不及外故不能知本際然妄不自滅必由慧而滅也又偈云意識之所起識宅意所住意及眼識等斷滅說無常或作涅槃見而爲說常住注云意由八識而起而八識意之

所住故謂之宅以是言之自不容以七識身滅而起斷見彼又於意及眼識等斷滅處說無常或作涅槃見者此皆凡外自妄想見故不知本際如來為是說常住也經中言識首尾具於此矣間有牽涉他文者不暇盡錄然已不勝其多亦無庸盡錄為也其首之以諸識有二種生住滅乃其所謂生死根也終之以識宅常住乃其所謂涅槃相也然而生死即涅槃涅槃即生死初無二相故諸識雖有種種名色實無二體但迷之則為妄悟之則為眞苟能滅妄識而契眞識則有以超生死而登涅槃矣眞識即本覺也涅槃即所覺之境界也由此觀之佛氏之所謂性有出於知覺之外耶雖其言反覆多端窮其本末不過如此然驟而觀之者或恐猶有所未達也輒以藏識為主而分為數類以盡其義藏即所謂如來藏也以其含藏善惡種子故謂之藏其所以為善為惡識而已矣故曰藏識藏識一耳而有本有末曰眞相曰眞識曰眞實相曰無始流注曰藏識衆曰涅槃曰平等智慧曰不生不滅等是智曰如來清淨智曰自性無垢畢竟清淨曰識宅曰常住此為一類皆言乎其本體也曰流注生住滅相生住滅曰業相曰分別事識曰識浪曰樂種種跡境界曰意識曰生滅等是識曰藏識生住地無明與七識俱如衆浪身常生不斷曰識藏名曰心意意識及五識身曰意及眼識等此為一類皆言乎其末流也曰轉相曰現識曰轉識曰覺想智隨轉此為一類言乎本末之所由分也其言及修行處又當自為一類如曰諸虛妄滅則一切根識滅曰見習轉變名為涅槃曰妄想識滅名為涅槃曰意識滅七識亦滅曰無所有及勝曰遠慮思惟想曰離無常過離於我論曰欲求勝進者當淨如來

藏及識藏名若無識藏名如來藏者則無生滅曰自妄想慧滅故解脫凡此皆言其脩行之法也欲窮其說者合此數類而詳玩之則知余所謂滅妄識而契眞識誠有以得其要領矣夫識者人心之神明耳而可認爲性乎且其以本體爲眞末流爲妄既分本末爲兩截謂迷則眞成妄悟則妄卽眞又混眞妄爲一途蓋所見旣差故其言七顚八倒更無是處吾黨之號爲聰明特達者顧不免爲其所惑豈不深可惜哉○夫以心識爲本六識爲末固其名之不可易者然求其實初非心識之外別有所謂六識也又非以其本之一分而爲末之六也蓋凡有所視則全體在目有所聽則全體在耳有所言則全體在口有所動則全體在身只就此四件說取簡而易見耳所謂感而遂通便是此理以此觀之本末明是一物豈可分而爲二而以其半爲眞半爲妄哉若夫眞妄之不可混則又可得而言矣夫目之視耳之聽口之言身之動物雖未交而其理已具是皆天命之自然無假於安排造作莫非眞也及乎感物而動則有當視者有不當視者有當聽者有不當聽者有當言者有不當言者有當動者有不當動者凡其所當然者卽其自然之不可違者故曰眞也所不當然者則往往出於情欲之使然故曰妄也眞者存之妄者去之以此治其身心以此達諸家國天下此吾儒所以立人極之道而內外本末無非一貫也若如佛氏之說則方其未悟之先凡視聽言動不問其當然與不當然一切皆謂之妄及其旣悟又不問其當然與不當然一切皆謂之眞吾不知何者在所當存乎何者在所當去乎當去者不去當存者必不能存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使其說肆行而莫之禁中國之爲中國人類之爲人類將

非幸歟○達磨告梁武帝有云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只此八字已盡佛性之形容矣其後有神會者嘗著顯宗記反覆數百語說得他家道理亦自分明其中有云湛然常寂應用無方用而常空空而常用用而不有即是眞空空而不無便成妙有妙有即摩訶般若眞空即清淨涅槃又足以發盡達摩妙圓空寂之旨余嘗合而觀之與繫辭傳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殆無異也然孰知其所甚異者正在於此乎夫易之神即人之心程子嘗言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是也蓋吾儒以寂感言心而佛氏以寂感爲性此其所爲甚異也良由彼不知性爲至精之理而以所謂神者當之故其應用無方雖亦識圓通之妙而高下無所準輕重無所權卒歸於空行妄作而已矣○程子嘗言仁者渾然與物同體佛家亦有心佛衆生渾然齊致之語何其相似也究而言之其相遠奚啻燕越哉唐相裴休深於禪學者也嘗序圓覺經疏首兩句云夫血氣之屬必有知凡有知者必同體此即心佛衆生渾然齊致之謂也蓋其所謂齊圓不過知覺而已矣且天地之間萬物之衆有有知者有無知者謂有知者爲同體則無知者非異體乎有同有異是二本也蓋以知覺爲性其窒礙必至於此若吾儒所見則凡賦形於兩間者同一陰陽之氣以成形同一陰陽之理以爲性有知無知無非出於一本故此身雖小萬物雖多其血氣之流通脉絡之聯屬元無絲毫空闕之處無須臾間斷之時此其所以爲渾然也○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此高禪所作也自吾儒觀之昭然太極之義夫復何言然彼初未嘗知有陰陽安知有所謂

太極哉此其所以大亂眞也今先據佛言語解釋一番使彼意
既明且盡再以吾儒言語解釋一番然後明知其異同之實則
似是之非有不難見矣以佛家之言爲據則無始菩提所謂有
物先天地也湛然常寂所謂無形本寂寥也心生萬法所謂能
爲萬象主也常住不滅所謂不逐四時凋也作者之意不亦明
且盡乎求之吾儒之書太極生兩儀是固先天地而立矣無聲
無臭則無形不足言矣富有之謂大業萬象皆一體也日新之
謂盛德萬古猶一時也太極之義不亦明且盡乎詩凡二十字
其十七字彼此意義無甚異同所當辯者三字耳物也萬象也
以物言之菩提不可爲太極明矣以萬象言之在彼經教中卽
萬法耳以其皆生於心故謂之能主然所主者實不過陰界入
自此之外仰而日月星辰俯而山河大地近而君臣父子兄弟
夫婦朋友遠而飛潛動植水火金石一切視以爲幻而空之矣
彼安得復有所謂萬象乎哉爲此詩者蓋嘗窺見儒書遂竊取
而用之耳余於前記嘗有一說正爲此等處請復詳之所謂天
地間非太極不神然遂以太極爲神則不可此言殊不敢易誠
以太極之本體動亦定靜亦定神則動而靜靜而能動者也以
此分明見得是二物不可混而爲一故繫辭傳既曰一陰一陽
之謂道矣而又曰陰陽不測之謂神由其實不同故其名不得
不異不然聖人何用兩言之哉然其體則同一陰陽所以難於
領會也佛氏初不識陰陽爲何物固無由知所謂道所謂神但
見得此心有一點之靈求其體而不可得則以爲空寂推其用
而偏於陰界入則以爲神通所謂有物者此耳以此爲性萬無
是處而其言之亂眞乃有如此詩者可無辨乎然人心之神卽

陰陽不測之神。初無二致。但神之在陰陽者。則萬古如一。在人心者。則與生死相爲存亡。所謂理一而分殊也。佛氏不足以及此矣。○南陽慧忠破南方宗旨云。若以見聞覺知。是佛性者。淨名不應云。法離見聞覺知。若行見聞覺知是。則見聞覺知非求法也。南僧因問法華了義開佛知見。此復何爲。忠曰。他云開佛知見。尚不言菩薩二乘。豈以衆生癡倒。便成佛之知見耶。汾州無業有云。見聞覺知之性。與太虛齊壽。不生不滅。一切境界本自空寂。無一法可得。迷者不了。即爲境惑。一爲境惑。流轉無窮。此二人皆禪林之傑出。考其言。皆見於傳燈錄。何若是之不同耶。蓋無業是本分話。慧忠則所謂神出鬼沒。以逞其倒倚者也。彼見南方以見聞知覺爲性。便對其人。揑出一般說話。務要高他一著。使之莫測。嘗見金剛經有是法平等無有高下之語。衆生固然迷悟不同。其知見之體。即是平等。豈容有二。又嘗見楞嚴經有兩段話。其一佛告波斯匿王云。顏貌有變。見精不變。變者受滅。不變者元無生滅。其二因與阿難論聲聞有云。其形雖窒。聞性不昏。縱汝形銷。命光遷謝。此性云何爲汝銷滅。此皆明以見聞爲性。與波羅提說相合。若淨名則緊要在一離字。先儒嘗言佛氏之辭善遁。便是此等處。傳燈錄中似此儘多。究其淵源。則固出於瞿曇也。蓋瞿曇說法。常欲離四句爲一異。然而終有不能離者。如云非異非不異。非有非無。非有非無非常非無常。只楞伽一經累累見之。此便是遁辭之根。若將異處窮著他。他便有非異一說。將無常窮著他。他便有非無常一說。自非灼然看得他破。只得聽他愚弄耳。○僧問忠國師古德云。青青翠竹盡是法身。鬱鬱黃華無非般若。有人不許云。是邪說。亦有信

者云不思議不知若爲國師曰此是普賢文殊境界非諸凡小而能信受皆與大乘了義經合故華嚴經云佛自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群生前隨緣赴感靡不周而恒處此菩提座翠竹旣不出於法界豈非法身乎又般若經云色無邊故般若亦無邊黃華旣不越於色豈非般若乎深遠之言不省者難爲措意又華嚴座主問大珠和尚云禪師何故不許青青翠竹盡是法身鬱鬱黃華無非般若珠曰法身無像應翠竹以成形般若無知對黃華而顯相非被黃華翠竹而有般若法身故經云佛眞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黃華若是般若般若卽同無情翠竹若是法身翠竹旣遠能應用座主會麼曰不了此意珠曰若見性人道是亦得道不是亦得隨用而設不滯是非若不見性人說翠竹著翠竹說黃華著黃華說法身滯法身說般若不識般若所以皆成諍論宗果云國師主張翠竹是法身直主張到底大珠破翠竹不是法身直破到底老漢將一個主張底破收作一處更無拈提不敢動著他一絲毫要你學者具眼余於前記嘗舉翠竹黃華二語以謂與鳶飛魚躍之言絕相似只是不同據慧忠分析語與大珠成形顯相二言便是古德立言本旨大珠所以不許之意但以黃華翠竹非有般若法身爾其曰道是亦得卽前成形顯相二言曰道不是亦得卽後非彼有般若法身一言也慧忠所引經語與大珠所引經語皆合直是明白更無餘蘊然則其與吾儒鳶飛魚躍之義所以不同者果何在邪誠以鳶魚雖微其性同一天命也飛躍雖殊其道同一率性也彼所謂般若法身在華竹之身之外吾所謂天命率性在鳶飛之身之內在內則是一物在外便成二物二則二本一

則一本.詎可同年而語哉且天命之性.不獨鳶魚有.華竹亦有之.程子所謂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者.正惟有見乎此也.佛氏祇緣認知覺爲性.所以於華竹上.便通不去.只得以爲法界中所現之物爾.楞伽以四大種色爲虛空所持.楞嚴以山河大地咸是妙明眞心中物.其義亦猶是也.余也向雖引而不發.今則舍矣.如破矣.吾黨之士.夫豈無具眼者乎.○宗杲謂鄭尚明曰.你只今這聽法說法一段歷歷孤明底.未生已前畢竟在恁麼處.曰不知.杲曰.你若不知.便是生大.你百歲後.四大五蘊.一時解散.到這裏歷歷孤明底.却向甚麼處去.曰.也不知.杲曰.你既不知.便是死大.又嘗示呂機宜云.現今歷歷孤明.與人分是非.別好醜.底決定是有.是無.是眞.是實.是虛妄.臨濟亦嘗語其徒曰.四大身.不解說法.聽法.虛空不解說法.聽法.觀此數節.則佛氏之所謂性.亦何難見之有.渠道理.只是如此.本不須苦求解悟.然而必以悟爲則者.只是要見得此歷歷孤明境界更親切爾.縱使見得親切.夫安知歷歷孤明者之非性.而性自有眞邪.○杲答曾天游侍郎書曰.尋常計較安排底是識情.隨生死遷流底.亦是識情.怕怖惶惶底.亦是識情.而今參學之人不知是病.只管在裏許頭出頭沒.教中所謂隨識而不隨智.以故昧却本地風光.本來面目.若或一時放下.百不思量.計較忽然失脚.蹉著鼻孔.卽此識情便是眞空妙智.更無別智可得.若別有所得.有所證.則又却不是也.如人迷時喚東作西.及至悟時.卽西便是東.無別有東.此眞空妙智.與太虛齊壽.只這太虛中還有一物礙得他否.雖不受一物礙.而不妨諸物於空中往來.此眞空妙智亦然.凡聖垢染.著一點不得.雖著不得.而不礙

生死。凡聖於中往來。如此信得及見得徹方是個出生入死得大自在底漢。細觀此書佛氏之所謂性無餘蘊矣忽然失脚。踏著鼻孔。便是頓悟之說。○頌云。斷除煩惱重增病。趨向眞如亦是邪。隨順世緣無罣礙。涅槃生死是空華。嘗見杲示人有水上葫蘆一言。此頌第三句即水上葫蘆之謂也。佛家道理。眞是如此。論語無適無莫。若非義之與比。何以異於水上葫蘆哉。○老子外仁義禮而言道德。徒言道德而不及性。與聖門絕不相似。自不足以亂眞。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眞。惟佛氏耳。

明儒學案卷四十七終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會稽後學莫晉寶齋
莫階芝庭　校刊

文莊汪石潭先生俊

汪俊字折之。號石潭。弋陽人也。宏治癸未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編修。正德初。忤逆瑾。謫南工部員外郎。瑾誅復還翰林。歷侍讀學士。嘉靖初。晉吏禮二部侍郎。禮議起。先生力主宋儒之議。上爲遷延者二年。先生終不變於是上怒甚。罷其官。久之卒。隆慶改元。贈太子少保。謚文莊。先生之學。程朱爲的。然以陽動陰靜。流行而不息者爲心。而其不易之常體則性也。性雖空無一物。而萬化皆從此出。故性體也。心用也。渾然不可分析。以造化言之。天高地下。萬物散殊。無處非

氣之充塞也。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下。物之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亘萬古而不易。卽是理也。亦渾然不可分析也。乃朱子謂性是心所具之理。若是乎心爲車也。性爲車所載之物也。岐心性而二之。猶之岐理氣而二之也。非程子之旨也。先生之不苟同如此。先生旣知聖人之學。不失其本心。便是復性。則陽明之以心卽理。若合符契矣。而謂陽明學不從窮事物之理。守吾此心。未有能中於理者。無乃自背其說乎。楊止菴言先生發明道體。可謂獨見。以陽明言性不分理氣。著說非之。陽明過弋陽。寄四絕以示絕交。按陽明所寄二絕。非四絕也。序云。僕茲行無所樂。樂與二公一會耳。得見閑齋。向已如見石潭矣。醅不盡之興。與後期。豈謂樂不可極耶。見說新居止隔山。肩輿曉出暮還。知公久已蕭灑。散何事深林尚閉關。乘興相尋涉萬山。扁舟亦復及門還。莫將身病爲心病。可是無關却有關。此正朋友相愛之情。見之於辭。以是爲絕交。則又何說。

濯舊

孟子道性善，論者猶紛紛也，至宋程張闡明之，而孟子之說始白於天下。程子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夫所謂性即理也者，必先有見於性之為體，而後理可言也。猶曰天即道也，亦必有見於天之為體，而後可言其為道也。二子之論，蓋皆即氣而指其本體未涉於有者為言。其曰在天為命，在人為性，在義為理，主於身為心，其實一也。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善。思慮則涉於有矣。又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可說則涉於有矣。又有二氣五行剛柔萬殊，聖人所由惟一理，人只要復其初。其初則性也。朱子宗二子立說，似有未同者。（性說下四條同）○陽伸陰屈，發而為

春夏動也陽屈陰伸飲而爲秋冬靜也此天地之化運行而不已也若天地之心則所以主乎是者不可以動靜言邵子曰動靜之間於復言之蓋謂於此可見非以復姤爲天地之心也曰天心無改移曰太極不動性也其指微矣知此則程門所論未發之中及所謂一日之間萬起萬滅而其心自若皆在是矣○好惡情也情有所自由於性也好善惡惡人之性也即理也義也心之所同然也好惡未形而其理已具故曰性即理也○孟子論性曰我固有之非由外鑠我也而又曰求則得之性待求而後得耶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洋洋如在神何嘗無無之者人耳○有理有氣氣形而理性朱子之說也程張之論蓋不如此道即性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性即理也此程子之說也朱子論性自謂宗程張立說

似非程張本旨○二氣五行剛柔萬殊所謂形而後有氣質之性也聖人所由惟一理人只要復其初所謂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者也至誠盡其性聖人事也盡人物之性不過因其氣質而裁成輔相之耳曰其性曰人之性曰物之性未可以一律言也○目能視耳能聽口能言心能思皆氣也而心爲之主性則心之體有不涉於氣者程子曰性即理也張子曰性立乎氣之外然實不外於心也世人以聞見爲心但知囿於形氣者耳聖人盡性不以聞見梏其心乃無外之天心也朱子分理氣兩言之曰得氣以成形得理以爲性恐非程張本旨程子有言以體會爲非心故有心小性大之說不可將心滯在知識上求又曰在天爲命在人爲性在義爲理主於身爲心其實一也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善程子蓋以心性合言之若張子心能盡性

性不知檢其心蓋分言之學者究二說而能通之則可以言性矣心性說下五條同　○心性一物也不可分分而言之則性乾道也心坤道也凡從心而出者皆性之德也臣之所行皆君之令也妻之所生皆夫之子也然非以天地君臣夫妻對立而言也即地之道而天在其中即臣之道而君在其中即妻之道而夫在其中即心之道而性在其中矣故曰一物不可分分而言之可也○虛靈應物者心也其所以為心者即性也性者心之實心者性之地也聖人之心仁義而已矣由仁義所散為萬事皆道也仁義之心乃其性也得於天者也在天為命在人為性主於身為心其實一也性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象求故曰性即理也若心則涉於有象而可言矣程子有言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能動者謂之情其旨微矣○心有動靜一語一默一寐一寤動而陽靜而陰若流行之用而本體則性也無聲無臭寂然不動無語默寐寤之間者也程子論中庸有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蓋謂此也既又自以為未當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自註云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自註云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惟觀其所見如何耳蓋合心性而一言之與前說初不相戾也正蒙性者感之神以感言心與程子一說朱子謂寂然者感之體感通者寂之用其言是已而繼之人心之妙其動靜亦如此恐非程張之旨○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也程子蓋為心無形體操存舍亡猶言用行舍藏云耳存亡猶隱顯也此正孟子善論心處言范女識心不識孟子蓋謂此也又曰放心是心本善而流於不善也言放心不足以言心非心之本體也他錄有曰心則無出入矣逐物者是欲合

而究之則程子示人明且切之意彰矣或曰子謂心無形體乃其本體則是所謂無體之體亦可得而見乎程子有言學者莫若先理會敬能敬則知此矣○朱子云性即心之所具之理也知性則物格之謂於學者亦自有實地可據然性之爲義則隱矣○好惡情也好善而惡惡性也好之惡之者心也物至知之好惡形焉心之動而應乎外也事物未至好惡未形心之靜而專於內也若性者則其不易之常體不可以動靜內外言矣心性情說○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已與人此程子之說也蓋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凡有跡可指者皆器也即道也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下物之本乎天者則親上本乎地者則親下亘萬古而不易理定故也器有成毀而道則常在以人事言之文武之政布在方策皆器也即道也政有舉息而道則常在程子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亦形而下者而曰道者性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識之道器說下○二條同○運於無形之謂道形而下者不足以明之散殊可象爲氣清通而不可象爲神此張子之說也蓋謂太虛者氣之本體爲性爲神是謂形而上者其聚而爲物天地法象皆神化之糟粕是謂形而下者與程子之說異朱子宗程子立說曰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形而上者氣形而下者也人之生得理以爲性得氣以成形其推於人事以事爲形而下之器事之理乃道也事不合理則是有器而無道蓋岐而二之又非程子之說矣程子曰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所謂器亦道也但要識眞妄妄則不誠無物何器之云○程子言凡事有本末不可以本末爲兩段事本道也末器也即

道也朱子解之曰非謂末即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竊以爲是乃程子之本旨也○心體也事用也心外無事事外無心心跡未嘗判此程子一原之旨也皆善事也或主於立名或主於爲利無是二者而或但出於一時之意氣其用雖是而其體非也若主於義曰此吾之所當爲也則體用合矣滯於用而不知養其所自出之原俗學也外於用以求眞體之所在異學也無是二者之蔽則得之矣一原說○原始以未生之前言反終以既死之後言終者復其始者也始未嘗有則終亦無有始未嘗無則終亦無無以爲未嘗有者未嘗有我也復其始則無我矣以爲未嘗無者其所以爲我者未嘗無也安得隨死而亡乎易說下二○靜變而爲動動變而爲靜兩也易也道也時動而動初未嘗有動也時靜而靜初未嘗有靜也動靜合一存夫神神一而已兩可言也一不可言也故曰易所以立道窮神則無易矣○知事卽理則無事矣外不見物也知理卽心則無心矣內不見已也外物不接內欲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止於理而已○今學者喜言正心而不言誠意喜言致知而不言格物泪於異學故耳誠意所以正心格物所以致知內外一理此乃大學之道也大學說○人之爲學一心而已蓋心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散在萬事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故學貴於知要求諸一心而已學之道奈何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本立而知益明知進而本益固而心之體用全矣他日語門人曰主敬所以存此心格物所以明此心乃定論也刪朱子或問○道散於天下而具於人之一心所謂性也性非他天命是矣所謂天命陰陽五行化生萬物天命之

流行也。五殊二實。其本則一。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之所以爲天也。所謂在天爲命也。受生於天。因各得是以爲性。所爲在人爲性也。循性而出。散爲萬事。皆道也。修道以立法於天下。則教也。道形於日用。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謂不可離也。而其實體在我。一性而已。是故君子之體道也。不求道於事而嚴諸一心。戒愼恐懼乎其所不覩。不聞所以存天理之本然。無動靜之間者也。不睹不聞。隱且微矣。而至著存焉。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此體道之君子所以必愼其獨也。蓋重言之。非二事也。喜怒哀樂情也。四者形而天下之事具。發而中節則道也。和所以狀情之德。道就事而言。四者未發則性也。謂之中。中所以狀性之德。道之體也。道不出於一中。而實性之德故曰大本。君子嚴諸一心而性得所養。則大本立矣。本立道行。所謂致中和也。程子曰。致如致却太平之致。蓋中和不可以力取。其要在愼獨而已。天地於此乎位。萬物於此乎育。此聖人之能事。學者之極功。而豈外於一心之妙用乎。（中庸說下七條同）○或曰。子亦求異於朱子乎。曰。非敢爲異也。將求同於程子耳。中和之說程門論說甚詳。似皆未領其旨。定性書言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蓋自其不繫於心而言。則未發之中。自其因物喜怒而言。則已發之和。不可析爲二處也。若以動靜之時分體用。而以靜存爲致中。動察爲致和。非程子之本旨矣。豈以其近於佛氏止觀空覺爲一之論。遂亭過於分析乎。程子云。吾儒與釋氏句句合。事事同。然而不同。其謂此歟。○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指心之本體而言。大學言正心曰。有所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則不得其

正。一物存焉。則累其空明之本體矣。名其無倚曰中。名其無妄曰誠。名其無私曰仁。一物也。是謂天命之謂性。發而中節謂之和。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指心之流行而言。是謂率性之謂道。忠恕一以貫之。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程子之本旨也。○常人有欲。順其欲則喜。逆其欲則怒。矣其欲則哀。得其欲則樂。其所以為心者。非喜則怒。非哀則樂。情而已。聖人無欲。渾然一性。何喜何怒。何哀何樂。故曰只喜怒哀樂未發。便是中也。由是言之。聖人之心未發之中也。亦子之心發而未遠於中也。衆人之心則皆已發者也。然則聖人無發乎。曰發而中節。物各付物。是皆未發者之所形。而其未發者固自若也。故曰言和則中在其中。言中則含喜怒哀樂在其中矣。中以無過不及為義。過非道。不及非道。道者中而已。以事言則各有中。以道言則一中以蔽之矣。中者大本。言道之體也。安得謂有二義乎。如言心正則百事皆正。若中有二義。心亦可有二義乎。○或曰朱子論中和。其書成卷。子復有二論乎。曰窮求諸程子而有疑焉。蓋程門指此為傳授心法。故其門人論說最詳。龜山之南也。羅仲素李延平實世守之。至朱子始自立說。以未發已發分屬動靜之時。學者但當因其時而各致其力。非復程子之說矣。周子圖說之主靜。自註無欲故靜。通書曰。一者無欲。無欲則靜虛動直。則是主靜之靜。乃所謂一者。而非陽動陰靜之靜也。伊洛源流。疑出於此。若張子之天德。邵子之天心。皆指是為說也。○君子之道。費而隱。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夫婦之所能知能行。聖人之所不能知不能行。語大語小。在上在下。萬有不齊。可謂費矣。語其體。則一而已。道是也。不可得

而見也。以聖人言之。動爲道。言爲法。行爲則。三千三百萬有不齊。可謂費矣。語其體。則一而已。心是也。不可得而見也。鳶飛魚躍。上下察也。明隱之不可揜也。猶贊鬼神之德曰。微之顯云耳。中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即其旨也。○君子喻於義。義其心也。小人喻於利。利其心也。方其未形於事。初未有義利之可言。而其爲體固已判矣。義心天下之公。本於性者也。天也。利心一人之私。生於形者也。人也。故君子從天。不從人。（論語說下條同）○下學以所行言。上達以所見言。非二事也。下學而不能上達。由之而不知者也。窮理則盡性至命。下學而上達也。○必有事焉以持志言。勿正者猶言有事而未嘗有事云耳。勿忘即是有事。勿助即是勿正。故程子以鳶飛魚躍言之。（孟子說）○仁者何。人之本心是也。求即其本心之安。是爲仁也。然則求仁之方。但嘿以守吾此心可乎。曰非也。視聽言動。出門使民。居處執事與人。以至事賢友仁。學問思辨。皆爲仁之地也。近世右象山而左朱子。曰吾心學也。好異者靡然趨之。惑世誣民。其罪大矣。（仁說）○道一本而萬殊。夫子之一貫是矣。以學言之。則必有事於萬殊而後一者可幾也。曾子之隨事力行。子貢之多學而識。皆親受業於夫子之門者也。顏子之博文約禮。而後如有所立。易之知崇禮卑而後成性存存。皆一說也。程子論學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朱子申明之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本立而知益明。知進而本益固。可謂盡矣。陸氏之學。蓋畧有見於道體。遂欲單刀直入。以徑造夫所謂一者。又自以爲至簡至易。立躋聖域。故世之好異者。靡然趨之。而不知其相率而陷於異端之說也。張子曰。儒者

窮理故率性可以謂之道釋氏不知窮理而自謂之性故其說不可推而行程子有言自物格而充之然後可以至聖人不知物格而先欲意誠心正者未有能中於理者據此可以斷陸氏之學（學說下六條同）○氣質之性生於形者也心爲形役故惟氣質用事天地之性言性之本然初不外於一心也生乎形而不役於形超然獨立物我並照則本性見矣學者知求復性而不知即心以求則未嘗讀孟子者也性即理也窮理則盡性至命以格物窮理爲外爲末而非之者則未嘗讀程子也○聖人之心道也言者心之聲行者心之迹六經之爲教皆出於聖人之心故曰心道也常人之心去道遠矣於是乎有學必窮理讀書廣聞見而後理可明必克己治心強恕而後性可復學而至於成性而後聖人之心可言也今始學者知習靜以入德亦一門徑而遂曰道在是不假外求則妄說也○道者事物當然之理所謂在物爲理也而其實體在我何事何物不出此心所謂處物爲義也故曰中理在事義在心聞樂而樂食旨而甘居處而安人之情也理也故君子之學求不失其本心而已○自誠明謂之性誠則無不明矣中庸論性而曰愼獨曰篤恭所以存誠也自明誠謂之教未至於誠者必由明而後至大學論學而首曰格物致知所以求明也程子論天論仁諸說即中庸首章之旨論窮理論進學諸說即大學首章之旨皆本乎一心而爲言也○儒釋皆從心地上做工夫故有相似處所謂以心役物不以物役心以理自勝不爲事物所侵亂夫豈不同本末一貫心跡合一儒者之公而大也釋氏離本末判心跡求以自私自利而已○

動而陽靜而陰相循於無窮者是皆太極流行之用而其體初未嘗動也（體用說）○通宇宙一氣也氣之實陰陽是已自其未成形者而言細縕糅錯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虛也自其成形者而言天地法象萬物形色剛柔男女粲然有分實也實者虛之所爲形亦氣也是皆可名之象耳又自其本而言未嘗有體曰太虛虛而妙應曰神神而有常曰天曰性一物也有天則有道神天德化天道一於氣而已自其存主而言曰德自其流行而言曰道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正蒙說下三條同）○耳目口體氣之聚而成形者也視聽言動氣之虛而爲用者也曰陰曰陽可分屬也而皆統於一心則不可分矣氣之神也合一不測之謂也由此而通於性與天道君子之上達也由此而梏於聞見溺於物欲小人之下達也○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惟盡

性者一之有無虛實通爲一物者性也即程子道亦器器亦道之說○知晝夜陰陽則能一性命陰陽晝夜屈伸相感於無窮所謂天所不能自已者謂命而感之體即性也故曰一性命聖人之至誠無息誠其性不息其命也鬼神常不死誠而已故曰誠不可掩此之謂知性命則知聖人知鬼神○歷家以日月星辰爲天體其度數有可紀者皆以地而言耳地有形質則有四極天之大也莫禦而其與地相爲依附而旋轉者則猶可量也是故象見乎上體必應乎下若形影然（讀程語）○儒者言性釋氏亦言性彼但認爲已有所謂本以利心得來故學者亦以利心向之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爲能盡其性蓋闢佛老而爲言也（雜說下二條同）○朱子之後學者知以理言性不墮於釋氏之虛空矣而未能識性者爲體則立言者之過也○

禪學直截心地上用功却緣何用心粗彼蓋自以爲道由我立命由我出其涉於跡者可勿深較程子不判心跡朱子不向用時勤猛省更於何處味眞腴此儒釋異處學者要須識此

詩

心非目不見目自見之體須知瞋目前明明有先視以下論性○治心如治目刮去膜與翳目淨視能傳心清性無際○胸中欲無事須是必有事敬則心自虛乃照無物地○無物是何地萬化從此出程門費講論此之謂未發○天理在何處本心原不昧乃知堯舜心千年至今在○萬法總歸一一復何所歸太極本無極天心無改移文中子意○釋氏談實際省心亦省事聖人亦何心萬事一天理以下述程語○釋言理是障此錯認理字理卽是吾心無生亦無死○管窺亦見天只是不廣大盡心而知天乃見天無外○靜中須有物莫若理會敬能敬則知此此是天命性○戒懼一生心卽此是愼獨物欲過將萌乃是敬未足○閑邪則固一至一不須閑敬則自無已天理本完全○主一謂之敬一者之謂誠一則無二三何復言欲萌○此理最爲約但恐不持久既能體而樂不患不能守○心懈則有防敬則無間斷存久體自明天理一以貫○只要立個心心卽是天理此上有商量應不出敬字○此心卽性天京師是長安當下便認取須知未發前○言止不言定須是止於事和則中在焉此理熙而識○坐井而觀天所見終不大試出井欄行却入井欄坐○堯舜幾千年其心至今在道是堯舜心何嘗見道壞○萬象無所隱向明乃天理如顧影壁間區區一物耳邵子之旨○湛一氣之本感生方有象愛惡出太虛未勝則本喪張子之旨○性是無物地存心

卽養性。何者是存心。不出誠與敬。以下○道心心是道。惟微道之體。人心乃私欲。已涉形與氣。

文敏崔後渠先生銑

崔銑字子鍾。一字仲鳧。號後渠。河南安陽人。弱冠舉鄉試。入太學。與四方名士馬理呂柟冤天敘輩相期許。登宏治乙丑進士第。改庶吉士。授編修。逆瑾竊政。朝士見者多屈膝。先生與何塘長揖而已。瑾怒其輕薄。張綵曰。此人有虛名。未可驟加之罪。終出爲南京稽勳主事。瑾誅。召還翰林。時西涯以文藝籠絡天下。先生以爲非宰相所急。上書規之。侍講經筵。每以親君子遠小人。磨切武宗。指錢寧廖鵬而言也。小人皆欲甘心之。晉侍讀。遂告歸。嘉靖改元起原官。尋擢南京祭酒。大禮議起。上疏勤聖學。辨忠邪。以回天變。上以爲刺已也。勒令致仕。家居十六年。以皇太子立。遷宮僚。起少詹事。兼侍讀學士。轉南禮部右侍郎。入賀聖節。過家。疾作而卒。辛丑歲也。年六十四。贈禮部尚書。謚文敏。

先生之學以程朱爲的然於程子之言心學者則又刪之以爲涉於高虛是門人之附會無乃固歟至其言理氣無縫合處先生自有眞得不隨朱子脚下轉是也其詆陽明不遺餘力稱之爲覇儒孫鍾元曰文敏議象山陽明爲禪學爲異說夫二人者且不必論其學術即門之政有體有用寧藩之事拚九死而安社稷吾未見異端既出世而又肯任事者也此以其外而言也先生以知能心之用也愛敬性之實也本諸天故曰良今取以証其異說刪良能而不挙非覇儒歟此是以心爲知覺以性爲理不可以知覺即是理之成說頗與先生氣即理之論自相反耳先生既言本諸天故曰良孟子謂知能爲良則知能本諸天者即是以愛敬之理決不僅以此知覺本諸天也陽明單提良知而不及愛敬其非懸空之知覺明矣孟子上節知能並舉下言無不知愛其親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能字皆歸併知內蓋知是性也能是才也言性則才自在其中矣

士翼

造化流行四時者氣乎春當溫秋當涼者理乎理乃氣之條段雖紛紜而不可亂者溫涼以時聖人也冬過寒則春行其餘冽夏過炎則秋肖其餘熾氣偏理亦滯中人之性也春必溫秋必涼性善之譬也故學修而性可返若夫酷烈載沉七年固旱其下愚哉非用湯之精誠弗回○自求心習靜之論興竊見孔經之在世猶襄獻之王周漢也方伯連帥雖曰同獎王室然別出教令自立祉稷矣夫心即事也事即道也事即道則心存矣事戾於道則心放矣故動之不能必靜猶靜之不能必動各值其遇而已矣靜而必事勿生妄念勿從墮容動而酬用勿昧本心勿殉外欲動而殉欲難以求靜靜而襍念胡以制動今求靜曰眞空眞識失之偏矣○問伊川曰性即理也然乎曰然性者

仁義而已。曾謂仁義非理乎。仁義有不善歟。問孔子何謂相近也。曰。就其所賦之等也。問性何以有等。曰。氣也。然則氣卽理乎。曰然。何以明之。今夫孩提知愛其親。仁也。知敬其長。義也。卽其喜笑慕念。謂之愛。卽其恭敬推遜。謂之敬。是非氣乎。發於外。卽其在於中者也。理者氣之條。善者氣之德。豈伊二物哉。問氣有原乎。曰有之。易曰。易有太極。詩曰有物有則。夫極者易之翕。則者物之能。故曰純粹精也。舍是而談理氣。支矣夫。○陽有知而陰無知。是故質受神以爲運。魄資魂以爲識。陽有去而陰常居。是故炎火熄而灰存。花色落而朽貯。人生爲陽。志則宰而氣則從。氣爲陽中之陰。人死爲陰。氣則升而魄則止。氣爲陰中之陽。○朱子謂氣有聚散。理無聚散。竊所未詳。蓋造化之原。理常聚而氣亦聚。人物之生。氣若散而理亦散。氣旣散矣。理安所附。是故天地寒暑也。人物禾稼也。暑來禾生。寒來禾死。盡矣。明年又蕃其鮮者。故曰日新之謂盛德。○天命之謂性。故物之理。卽吾心之理也。外之物格。則內之知致。見天下之物。各有則而不可易。卽此則以應之。故時措之宜矣。曰窮理。則隱而難求。曰格物則顯而可據。格物者。修治其具。人倫其先也。若泛乎其務。則荒而廢節。故博非顏子之支。則約非不叛之道。○外氣外之形。外神外之氣。外理外之神。外命外之理。外心外之命。外帝外之心。心者具萬理而出命也。○問古之祭天地山川不屋。謂棟宇不能固其形也。乃以人之飲食薦之。夫豈知神之所嗜乎。曰祭也者致其敬與禮也。故以人道之所重者奉之。盡其報本之誠已耳。若神之所嗜。夫惡知之。豺之祭獸。獺之祭魚。亦就其性之所能也夫。○覺心之放。卽求也。知我之病。卽藥也。矜已之是。卽非

也。姤人之長。卽短也。○性之所寓曰心。心之所具曰性。性者理也。心乃發用斯理者。孟子以四端驗之。夫自修身而齊家而治國平天下。斯謂盡心盡性也。精一道心者。用之執中也。中者道心之極也。宋人以異端附會之曰道卽心也。則人非心歟。○問性卽理也。有氣乎否。曰氣也。惟其爲理。斯謂之性。猶夫純潔而溫者不謂之石而謂之玉也。理之訓有條也。古用以言一事。至宋儒而言道體也。○程子云。聖人本天。釋氏本心。蓋天言其理也。心兼乎血氣也。釋氏以精靈知覺爲主。故迷則皆妄。悟則皆眞。故曰心。聖人以仁義禮智爲主。故經綸大經。裁成大化。與物同體。故曰天。○心性固不離亦非纔知能心之用也。愛親敬長性也。好利惡害。心之覺也。生可舍。死可取。性也。譬之物焉。生生氣也。穀之甘。杏之酸。桂之辣。性也。心靈而性活也。心移而性宰也。孟子曰仁人心也。乃言所主也。非用爲訓也。心性之辨。一言而決之矣。○陽剛也。生也。陰柔也。成也。皆氣也。卽其理也。仁。陽也。愛也。義。陰也。敬也。皆氣也。卽其理也。古人曰陰陽曰仁義。一而已。後人和合孔孟之言性。乃立理氣之名。學者勿泥其詞而析其源。不可廢理而存氣也。○常人無中。小人無讎。○朱子論宋祧王。取諸商周。夫湯文與白諸侯。勢稷始封之君也。宗之固當。布衣而有天下。如宋太祖除亂救民。創業垂統。宜正東向之位。爲百代之祖。自宣宗而上。悉以親盡而祧。天子崩。臣子稱天以誄之。其祭也。奉天以配之。若曰先世積德而致。則大賢之後多溢。何乃棄赫赫之功。而求冥冥之報。若曰子孫不當自擇其先。則自一世二世以至百世。皆不遷可也。○顏子之學。克己復禮。治怒改過。莊周謂之黜聰明。墮肢體。蓋肆爲讒言。以譖孔氏

之致知謹禮也宋劉彥冲諸人祖述爲文則顏子乃孔門之達磨矣○曾點言志朱子許其天理流行夫遇一事必有一則處之當而熟則聖人矣一以貫之也豈有物見目前而可玩哉水之流鳶之飛魚之躍皆實體也猶父之慈子之孝皆天命之性人不率之愧於物矣豈若黃華般若爲禪機哉○不格物而曰致知者妄也不履事而曰存心者偷也夫人不食而謂飽即空而見華非實也乃病也○觀諸造化靜多於動雖陽氣畢達萬有並作本體固凝也可以知德矣○觀諸造化動而無息是故絕澗石壁草蘚之生冬洌地拆薺麥之青可以知仁矣○大學一篇皆明明德而已仁者與物同體遺一物塗一民非仁也故新民即明明德○中庸不指仁義爲性而曰喜怒哀樂蓋二者旨微而難言四者常發而易見夫仁義之訓至宋而明今即田父市人而語之曰汝喜汝怒性也皆曉然而領四者即仁義之用考孟子之四端則泰得之矣戒懼以體驗此中使勿有所係而偏大學所謂正心愼獨以徹省此和使勿有所逐而流大學所謂修身靜立動之本動達靜之具交養互發非二事也○其世治者其論公於衆其世興者其論公於朝其世衰者其論公於野上下不公其世不可爲已故黨錮息而漢亡朋黨盡而宋亂夫公論弗可一日而廢也○關雎咏淑女以配君子閒關思德音以括其上蓋幽王昏亂法家拂士斥矣所信惟婦言故詩人冀其改德以親賢女爾○心存則鑒物之理氣和則識仁之象○不言常而言變異端皆然申韓之法皆防人之欺疑人之叛夫將置秉彝於何地耶

松廳寤言

夫正物之謂格至理之謂物今之異言也則心當何正而至善有別名乎孟子曰良知良能知能心之用也愛敬性之實也本諸天故曰良今取以証其異刪良能而不挈非覇儒歟○學者改過追索其動念之故而除之斯不萌於再○孟子曰學問之道求其放心而已矣條目不具奚以求心故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其存心之方乎夫心火屬也火麗物而後有形心宰物而後有造異端之言異焉曰靜則心定而理自見無待乎學矣是猶舍耒耜而言耕也○問程子有遺書矣子述程志也何居曰伐僞存眞也高虛者異端則然學者附之斯惑人之向使二夫子之道淆其游謝之罪歟鮑氏而下無譏焉是故夫子之道仁也敬其業也

明儒學案卷四十八終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文定何柏齋先生塘

何塘字粹夫號柏齋懷慶武涉人生而端重不事嬉戲人以爲呆七歲時入郡城見彌勒像抗言請去之人皆大駭及爲諸生慨然慕許文正薛文清之爲人索其遺書讀之登宏治壬戌進士第改庶吉士歷編修修撰逆瑾召諸翰林各贈川扇翰林入見而跪先生獨長揖瑾怒扇不及之翰林謝扇復跪先生從旁曰嘻何跪而又跪也瑾大怒詰其姓名先生前對曰修撰何塘知不爲瑾所容累疏謝病致仕歸瑾誅謫同知開州量移同知東昌府又歸嘉靖初起山西提學副

會稽後學莫晉寶齋
莫階芝庭校刊

使丁憂改浙江進南京太常少卿本寺正卿歷工戶禮三部侍郎謝病陞右都御史掌南京都察院事不就家居十餘年癸卯九月卒年七十贈禮部尚書謚文定先生以儒者之學當務之爲急細而言語威儀大而禮樂刑政此物之當格而不可後者也學問思辨一旦卓有定見則物格而知至矣由是而發之以誠至之以正然而身不修家不齊未之有也至究其本原爲性命形於著述爲文章固非二道特其緩急先後各有次第不可紊耳今曰理出於心心存則萬理備吾道一貫聖人之極致也癸事外求吾恐其修齊治平之道反有所畧則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於古人之道不免差矣先生此論爲陽明而發也蓋力主在心爲知覺在物爲理之說固無足怪獨是以本原性命非當務之急若無與乎修齊之事者則與清談何異修齊之事無乃專靠言語威儀禮樂刑政歟眞可謂本末倒置矣先生與王浚川許函谷辯論陰陽數千言爲浚川所破者不一其大指之差在以神爲無以形爲有有無豈能相合則神形已離爲二神形既二又豈待人死而後無知哉

或問儒者之學曰五經四書之所載皆儒者之道也於此而學之則儒者之學也問其要曰莫要於大學請問其旨曰人之有生莫不有身焉亦莫不有家焉仕而在位則又有國與天下之責焉修齊治平莫不有道此則道之實體也具此道於心神性情之間明德也行此道於家國天下之際新民也明德爲體而實見於新民之用新民爲用而實本於明德之體蓋內外合一者也而莫不各有至善之所當止焉然斯道也非知之於先則不能行之於後故有知止能得之訓焉此大學之要指也請問其詳曰人之生也莫不有心以爲此身之主忽慮恐懼好樂憂患皆心之用也情也其未發則性也方其未發也必廓然大公無所偏倚心之本體方得其正一有偏倚則不正矣此善惡之

根也。或曰。朱子謂心之未發。如鑑空衡平。無正不正之可言。必其既發則正不正始有可見。故章句謂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今乃謂未發之時。心已不正。何也。曰心之正不正。雖見於既發之後。實根於未發之前。如鑑之不明。衡之不平。雖未照物懸物。而其體固已不正矣。至於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則修身章內親愛五者之偏。正指此而言。所謂已發而爲情者也。若謂正心傳內不得其正。即指已發。則修身傳內五者之偏。又何指耶。朱子章句。蓋一時之誤也。其以正心次誠意之後何也。曰意不誠者。明知善之當行而不能行。明知惡之當惡而不能去。蓋自欺之小人也。又何暇論其心之正不正哉。其或誠於好善而惡惡矣。而氣稟識見之偏。心有未正。則接人處事之際。往往隨其所偏而發。不復加察。則雖誠於好善惡惡。不免有時而失理。誠意之後繼以正心。蓋欲其涵養省察。使其心未發之時無少偏倚。感物而動之際。又加察焉。使情之所發。用之所行。無一不中乎理。此則儒者之極功焉。然五者之情各行於接人處事之際。往往隨其所偏而發。不復加察。則雖誠於好善惡惡。不免有時而失理。誠意之後繼以正心。蓋欲其涵養省察。使其心未發之時無少偏倚。感物而動之際。又加察焉。使情之所發。用之所行。無一不中乎理。此則儒者之極功焉。然五者之情各行於接人處事之際。接家人國人天下人無不然也。而所接莫先於家人。故於修身齊家傳內發之。非謂接他人不然也。格物致知云者。行修齊治平之道。誠行其善而去其惡者也。至於天下之治亂。天命之得失。則善惡之效。而萬世之勸戒也。此儒學體用之大全也。○學與政非二道也。學以政爲大。天下之政。總於六部。以大學之傳考之。天下之用人。吏兵之政也。理財。戶工之政也。治國與仁讓之善則禮之政也。禁貪戾之惡。則刑之政也。吏兵之用人。能同天下之好惡。而不狥一己之偏。戶工之理財。能節用愛人。而不爲

聚斂之計、禮刑能興善而禁惡、則謂之賢公卿有司可也、本之以大學之道而行之以國家之法爲政之道、思過半矣、此儒者之正學也、或者舍而不由、徒從事於記誦詞章者、既不足道、而所謂道學者、文多用心於性與天道之間、及存心養性之說、名雖可觀、實則無補、其可摸者多矣、

語錄

有問一貫約禮之說者、曰、儒者未得游夏之十一、而議論即過顏曾、以聖賢心法爲初學口耳、此道聽塗說之最可惡者、○門人請梓文集、曰、聖賢之道、昭在六籍、如日星、後學愧不能知而行之、自宋以來、儒者之論、正苦太多、此吾之所深懼也、○有言先生銖視軒冕塵視金玉者、曰、此後世儒者輕世傲物之論也、金玉自是金玉、如何塵視得、軒冕自是軒冕、如何銖視得、此何異老莊芻狗飄瓦、曰、如是孔子何以謂富貴如浮雲、曰、浮雲在不義、不在富貴也、

陰陽管見

陰陽之論、予幼聞其名而未知其實、反覆乎周程張邵之書出入乎佛老醫卜之說者將二十年、至三十八歲、玩伏羲卦象、而驗之以造化之道、迺若有得、惜諸儒之論、皆失其眞也、欲著述以明之、以其非日用所急、且恐啓爭端也、藏之中心、蓋十五年於今矣、間與一二知己談之、而杏東郭先生屬予筆之成書、因畧書數條告之、王浚川許函谷、復有所疑、且子著述之本旨、亦未明也、迺補書三條於丙、嗚呼、性命之難言也、尚矣、一已之見、安敢必他人之皆我從哉、引伸觸類、正誤糾失、蓋有待乎世之君子焉、嘉靖五年九月朔日敘、○造化之道、一陰一陽而已矣、

陽動陰靜。陽明陰晦。陽有知。陰無知。陰有形。陽無形。陽無體。以陰爲體。陰無用。待陽而用。二者相合則物生。相離則物死。微哉。通於其說。則鬼神之幽。人物之著。與夫天文地理。醫卜方技仙佛之蘊。一以貫之而無遺矣。一章○天爲陽。地爲陰。火爲陽。水爲陰。天陽之陽也。地陰之陰也。故形而不神。火陽之陰也。故可見。然後無形也。水陰之陽也。故能化。然終無知也。天變而爲風。地變而爲雷。水變而爲澤。雨雪霜露。皆澤之類也。觀八卦之象。則可知矣。二章○火陽也。其盛在天。水陰也。其盛在地。蓋各從其類也。何以明之。日爲火之精。月爲水之精。日近則爲溫爲暑。火偏盛也。日遠則爲凉爲寒。水偏盛也。四時之變。於是乎生矣。地雖有火而不能爲溫暑。天雖有水而不能爲寒凉。故曰。其盛各有在也。三章○或曰。水陰也。流而不息。安在其爲靜乎。曰。流非水之本然也。水體凝而性靜者也。其融火化之也。其流天運之也。天火無形。實爲陰檃。而人不能見也。故謂水爲動。悞矣。何以明之。水氣爲寒。寒甚則冰。非有待於外也。水自遂其性耳。然則水之爲靜也。昭昭矣。四章○或曰。天有定形。故日月星宿之麗於天者。萬古不易。今謂天無形。殆未可乎。曰。此不難知也。既天有定形。日月五星。又何以有盈縮之異乎。若謂日月五星。雖麗於天。而不爲天所拘。故有盈縮之異。不知上何所繫。下何所承。乃萬古而不墜乎。蓋天陽氣也。動而不息。其行至健。日月五星。皆運於天者也。天行有常。故日月星宿萬古不易。其有盈縮。則以象有大小。天運之有難易也。譬之浮物於水。小者順流而去。故疾。中者少遲。大者愈遲。其勢則然也。如此。則謂天有定形者。其惑可解。謂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轉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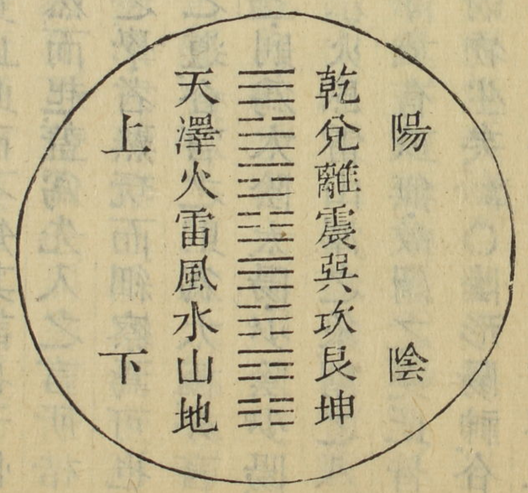
其說不攻而自破矣。五章○或曰。天地水火。恐未足以盡造化之蘊。不如以陰陽統之。子竊以爲陰陽者虛名也。天地水火者。實體也。二而一者也。謂天地水火未足以盡造化之蘊。此特未之察耳。蓋人知水之爲水。而不知寒凉潤澤。皆水也。人知火之爲火。而不知溫熱光明。皆火也。天宰之以神。地載之以形。水火二者交會變化於其間。萬物由是而生。由是而死。造化之能事畢矣。自此之外。豈復有餘蘊乎。六章○或曰。乾靜專而動直。坤靜翕而動闢。易大傳也。今謂天專爲動。地專爲靜。何居。曰。易大傳之交爲乾坤交不交而言也。乾有時而不交。坤故謂之靜。然其本體之動者自若也。坤有時而受乾之交。故謂之動。然其本體之靜者亦自若也。觀天地則可知矣。夫何疑乎。七章○或曰。易大傳謂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今謂天爲陽。地爲陰。不亦異乎。曰。乾陽物也。其象爲天。坤陰物也。其象爲地。茲非易道之彰彰者乎。曰。言若是之不同。何也。曰。各有指也。火陽也。雖附於天。而未嘗不行於地。水陰也。雖附於地。而未嘗不行於天。水火者。天地之二用也。故天有陰陽。地有柔剛。默識而旁通之。則並行而不悖矣。八章○或曰。周子之太極何如。曰。非吾之所知也。其說謂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自今觀之。則天陽之動者也。果何時靜。極而動乎。天不能生地。水不能生火。無愚智皆知之。迺謂陰陽相生。不亦悞乎。蓋天地水火。雖渾然而不可離。實燦然而不可亂。先儒但見其不相離而未察其不可亂也。故立論混而無別。愚竊以爲陰之與陽。謂之相依則可。謂之相生則不可。九章○或曰。何謂太極。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道。太極也。周子之

論何如。曰似矣而實非也。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則固謂太極不外乎陰陽。而陰陽不外乎五行矣。自今論之。水。水也。火。火也。金木。水火土之交變也。土。地也。天安在乎。有地而無天。謂之造化之全可乎。或曰。天。太極也。故朱子以上天之載釋太極。以天道流行釋陰陽。豈可謂之有地而無天乎。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之中有乾有坤。則天地皆太極之分體明矣。以天爲太極之全體。而地爲天之分體。豈不悞甚矣哉。太極圖爲性理之首。而其失有如此者。故不可不辨。

十章 ○或曰。張子之正蒙何如。曰。太虛即氣。太虛不能不聚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可見。散則離明不得施。而無形不可見。不可因其可見。始謂之有。因其不可見遂謂之無。故謂聖人不言有無。言有無爲諸子之陋。此其書之大指也。殊不知造化之道。陽爲神。陰爲形。形聚則可見。散則不可見。神無聚散之迹。故終不可見。今夫人之知覺運動皆神之所爲也。是豈有形而可見乎。觀人則造化之妙可知矣。張子之論。蓋以意見窺測而未至者也。十一章 ○或曰。邵子之經世何如。曰。元會運世之分。無所依據。先儒已有議其失者。今不贅論。天以日月星辰變而爲暑寒晝夜。地以水火土石化而爲雨風露雷。此其書之大指也。自今觀之。暑寒晝夜。皆主於日月星辰。何有焉。風爲天所變。雷爲火所變。雨露皆水所變。其理甚明。以思則得之矣。火爲風。石爲雷。土爲露。豈不牽强之甚哉。且其取象乾不爲天而爲日。離不爲日而爲星。坤反爲水。坎反爲土。與伏羲之易象大異。廼自謂其學出於伏羲之先天圖。吾不知其說也。十二章 ○或曰。子自謂所論皆出於伏羲之易。其詳何

如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此伏羲易象之本也乾離皆生於陽故謂天火爲陽坤坎皆生於陰故謂地水爲陰乾變其初九爲初六則爲巽故謂風爲天之變蓋天下交於陰也坤變其六三爲九三則爲艮故謂山爲地之變蓋地上交於陽也離變其九三爲六三則爲震火爲陰伏則奮擊而爲雷故謂雷爲火之變坎變其初六爲初九則爲兌水與陽交則相和而爲澤故謂澤爲水之變坤艮離震相比從其類也乾兌坎巽相遠無乃以乾爲陽而下行於地之外坎爲陰之陽亦能上入於天之外故兩儀其位耶若以兌爲巽以巽爲兌則陰陽之分尤爲明順然非後學所敢斷也姑發此意以俟再來之伏羲正焉 十三章

以伏羲之橫圖竪起觀之則造化在目中矣此易之太極圖也



陰陽管見後語

造化之妙先聖已有論者見於易象及禮祭義春秋左傳諸篇可考也但所言簡略耳蓋以其理微妙難明恐學者知未及此

驟而語之反滋其惑故等閒不論所謂子不語神子罕言命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是也但近世儒者不察先聖之指未明造化之妙輒以見立論其說傳於天下後世學者習於耳目之間見遂以爲理實止此而不知其謬也予惜其失故著管見以救之而爭辯紛然而起蓋爲先入之言所梏耳予不得已乃著管見後語以發之學者熟玩而細察焉可也嘉靖甲午冬至後二日序○造化之道合言之則爲太極分言之則爲陰陽謂之兩儀陰陽又分之則爲太陰太陽少陰少陽謂之四象四象又分之則爲天地水火風雷山澤之象謂之八卦天地水火常在故爲體雷風山澤或有或無故謂之變此皆在造化之中而未生物也其既入則物生矣一章○陰形陽神合則生人所謂精氣爲物也離則八死所謂游魂爲變也方其生也形神爲一未易察也及其死也神則去矣而去者初無形可見形雖尚在然已無所知矣陽有知而無形陰有形而無知豈不昭然而易察哉二章○天動而無形風亦動而無形天不息風有時而息下交於陰爲陰所滯也高山之顛風猶盖去陰稍遠不大爲所滯也雲霄之上風愈猛盖將純乎天也然則天變而爲風也明矣春夏日近火氣盛則雷迺發秋冬日遠火氣微則雷乃收雷有電火光也雷所擊有燒痕火所燎也然則火變而爲雷也明矣若地水之變則有形易見不待論也周易謂停水爲澤管見則以水之化而散者爲澤盖停水與流水無異而水之化爲雨雪霜露者於八卦遂無所歸且澤有散義先聖亦有雨澤之說故不從周易所取之象盖於造化之道不合雖文王之象亦不敢從也三章○世儒論天道之陰陽多指四時之變而言而四時

之變陰陽消長實指水火而言而天之本體則運行水火在四時之外無消長也地道之柔剛則以形論地水相結為火所煆者則剛而火氣行於地者人不敢犯亦謂之剛至於地水本體至靜而無為則謂之柔此所謂地有柔剛亦自水火而來也四章○周子所謂太極指神而言神無所不統故謂太極神無形故謂無極而太極朱子所註亦得其意但不言神而言理故讀者未即悟朱註上天之載蓋指神而言也殊不知太極乃陰陽合而未分者也陰形陽神皆在其中及分為陰陽則陽為天火依舊為神陰為地水依舊為形若太極本體止有神而無形則分後地水之形何從而來哉由此化生人物其心性之神則皆天火之神所為也其血肉之形則皆地水之形所為也此理先聖屢有言者但學者忽而不察耳蓋有形易見而無形難見固無怪其然也五章○橫渠論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可見氣散則離明不得施而無形故不可見夫地之上虛空處皆天也此儒者之所共言亦橫渠之所知也盈虛空處皆天氣可謂聚矣是果有形而可見乎天變為風風之猛者排山倒海亦可謂氣聚矣謂之離明得施有形可見得乎故曰神與聚散之迹張子窺測而未至也六章○老子謂有生於無周子謂無極太極而生陰陽五行張子謂太虛無形而生天地糟粕所見大畧相同但老子周子猶謂神生形無生有至張子則直謂虛無形止為氣之聚散不復知有神形之分此則又不同也學者詳之可也七章○浚川謂鬼神無知覺靈應凡經訓禍福祭享之類皆謂止是聖人以神道設教實無此理此大悞也人血肉之軀爾其知覺感應孰為之哉蓋人心之神也心之神何自而來哉蓋出於造化

之神也。人有形聲可驗。則謂之有。神無形聲可驗。則謂之無。淺矣。八章

陰陽管見辯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者。陰陽也。太極者。陰陽合一而未分者也。陰有陽無。陰形陽神。固皆在其中矣。故分爲兩儀。則亦不過分其本有者。若謂太虛清通之氣爲太極。則不知地水之陰自何而來也。○柏齋謂神爲陽。形爲陰。又謂陽無形。陰有形矣。今却云分爲兩儀。亦不過分其本有者。既稱無形。將何以分。止分陰形。是無陽矣。謂分兩儀。豈不自相矛盾。使愚終年思之而不得其說。望將陰陽有無分離之實再爲教之。柏齋又謂以太虛清通之氣爲太極。不知地水之陰自何而來。嗟乎。此柏齋以氣爲獨陽之誤也。不思元氣之中萬有俱備。以其氣本言之有蒸有濕。蒸者能運動。爲陽爲火。濕者常潤靜。爲陰爲水。無濕則蒸靡附。無蒸則濕不化。始雖清微。鬱則妙合而凝。神乃生焉。故曰陰陽不測之謂神。是氣者形之種。而形者氣之化。一虛一實。皆氣也。神者形氣之妙用。性之不得已者也。三者一貫之道也。今執事以神爲陽。以形爲陰。皆出自釋氏仙佛之論。誤矣。夫神必藉形氣而有者。無形氣則神滅矣。縱有之。亦乘夫未散之氣而顯者。如火光之必附於物而後見。無物則火尚何在乎。仲尼之門。論陰陽。必以氣。論神必不離陰陽。愚以爲異端之見矣。○道體兼有無。陰爲形。陽爲神。神而無形者。其本體蓋未嘗相混也。釋老謂自無而有。誠非矣。浚川此論出於橫渠。要其歸則與老氏無而生有者無異也。釋氏則實以有無並論。與老氏不同。此不可不知也。所未精者。論眞性與

運動之風爲二。及以風火爲形耳。陰陽管見中。畧具此意。有志於道者。詳之可也。浚川所見。出於橫渠。其文亦相似。○柏齋言。道體兼有無。亦自神無形有來。此不須再辨。愚謂道體本有本實。以元氣而言也。元氣之上無物。故曰太極。言推究於至極不可得而知。故論道體。必以元氣爲始。故曰有虛即有氣。虛不離氣。氣不離虛。無所始無所終之妙也。氣爲造化之宗樞。安得不謂之有。執事曰。釋老謂自無而有。誠非矣。又謂余論出於橫渠之論。與愚見同否。且未暇辨。但老氏要其歸則與老氏合。橫渠之所謂虛。其旨本虛無也。非愚以元氣爲道之本體者。此不可以同論也。望再思之。○日陽精。蓋火之精也。星雖火餘。然亦有其體矣。陰止受火光以爲光者。如水與水精之類也。猶月之小者也。風雷雖皆屬陽。然風屬天之陽。雷屬火之陽。亦不可混。至於雲則屬陰。水。今獨不可謂之陽也。○陰陽即元氣。其體之始本自相渾。不可離析。故所生化之物。有陰有陽。亦不能相離。但氣有偏盛。遂爲物主耳。星隕皆火。能焚物。故謂星爲陽餘。柏齋謂雲爲獨陰矣。愚則謂陰乘陽耳。其有象可見者。陰也。自地如縷而出。能運動飛揚者。乃陽也。謂水爲純陰矣。愚則謂陰挾陽耳。其有質而就下者。陰也。其得日光而散爲氣者。則陽也。但陰盛於陽。故屬陰類矣。○天陽爲氣。地陰爲形。男女牡牝。皆陰陽之合也。特以氣類分屬陰陽耳。少男有陽而無陰。少女有陰而無陽也。寒暑晝夜。管見有論。至於呼吸。則陽氣之行。不能直遂。蓋爲陰所滯而相戰耳。此屈伸之道也。凡屬氣者皆陽。凡屬形者皆陰。此數語甚眞。然謂之氣。則猶有象。不如以神字易之。蓋神卽氣之靈。尤妙也。愚嘗驗經星河漢。位次景象。終古不移。謂

天有定體。氣則虛浮。虛浮則動蕩。動蕩則有錯亂。安能終古如是。自來儒者謂天爲輕清之氣。恐未然。且包天地外。果爾。輕清之氣何以乘載地。水氣必上浮。安能左右旋轉。漢郗萌曰。天體確然在上。此眞至論。智者可以思矣。柏齋惑於釋氏地水火風之說。遂謂風爲天類。以附成天地水火之論。其實不然。先儒謂風爲天體。旋轉蕩激而然。亦或可通。今云風卽天類。誤矣。男女牝牡。專以體質言。氣爲陽。而形爲陰。男女牝牡皆然也。卽愚所謂陰陽有偏盛。卽盛者恒主之也。柏齋謂男女牝牡皆陰陽相合是也。又謂少男有陽而無陰。少女有陰而無陽。豈不自相背馳。寒暑晝夜以氣言。蓋謂屈伸往來之異。非專陰專陽之說。愚於董子陽月陰月。辨之詳矣。呼吸者氣機之不容已者。呼則氣出。出則中虛。虛則受氣。故氣入。吸則氣入。入則中滿。滿則溢氣故氣出。此乃天然之妙。非人力可以強而爲之者。柏齋謂陽爲陰滯而相戰。恐無是景象。當再體驗之。何如。柏齋又謂愚之所言。凡屬氣者皆陽。凡屬形者皆陰。以下數語甚眞。此愚推究陰陽之極言之。雖葱蒼之象亦陰。飛動之象亦陽。蓋謂二氣相待有離其一不得者。況神者生之靈。皆氣所固有者也。無氣則神何從而生。柏齋欲以神字代氣。恐非精當之見。○土卽地也。四時無不在。故配四季。木溫爲火熱之漸。金涼爲水寒之漸。故配四時。特生之序不然耳。五行家之說自是一端。不必與之辨也。火旺於夏。水旺於冬。亦是正理。今人但知水流而不息。遂謂河凍川氷爲水之休囚。而不知氷凍爲水之本體。流動爲天火之化也。誤矣。○柏齋曰。土卽地。四時無不在。愚謂金木水火無氣則已。有則四時日月皆在。何止四季之月。今土配四季。金木水

火配四時。其餘無配時月。五行之氣。不知各相退避乎。即爲消滅乎。突然而來。抑候次於何所乎。此假象配合。穿鑿無理。甚較然者。世儒惑於邪妄而不能辨。豈不可哀。柏齋又曰。五行家之說。自是一端。不必與辨。愚謂學孔子者當推明其道以息邪說。庶天下後世崇正論。行正道。而不至陷於異端可也。何可謂自是一端。不必與辨。然則造化眞實之理。聖人雅正之道。因而蒙蔽晦蝕。是誰之咎。其謂水旺於冬。猶爲痼疾。夫夏秋之時。膚寸雲靄。大雨時行。萬流湧溢。百川灌河。海潮爲之嘯逆。不於此時而論水旺。乃於水泉閉涸之時。而强配以爲旺。豈不大謬。又謂今人但知水流而不息。遂謂河凍川氷爲水之休囚。而不知氷凍爲水之本體。流動爲天火之化噎乎。此尤不通之說。夫水之始化也。求乎氷乎。使始於氷。雖謂氷爲水之本體。固無不可矣。然果始於氷乎。氷乎。此有識者之所能辨也。夫水之始。氣化也。陽火在內。故有氣能動。氷雪者。雨水之變。非始化之體也。安可謂之本。裂膚墮指而江海不氷。謂流動爲天火之化。得乎哉。○人之神。與造化之神。一也。故能相動。師巫之類。不可謂無。淺川舊論天地無知。鬼神無靈。無師巫之術。今天地鬼神之說變矣。而師巫猶謂之無。如舊也。何哉。此三事。一理也。特未思耳。神能御氣。氣能御形。造化人物無異。但有大小之分耳。造化神氣大。故所能爲者亦大。人物神氣小。故所能爲者亦小。其機則無異也。州縣小吏。亦能竊人主之權以行事。此師巫之比也。行禱則求於造化之神也。設位請客。客有至不至。設主求神。神有應不應。然客有形。人見之。神無形。人不能見也。以目不能見。遂謂之無淺矣。此木主土偶之比也。蒸水爲雲。灑水爲雨。搖扇起風。放

炮起雷。皆人之所爲也。皆人之所共知也。此雖形用。主之者亦神氣也。師巫則專用神氣而不假於形者也。通此則邪術之有無可知矣。浚川論人道甚好。特天道未透耳。蓋其自處太高。謂人皆不及己。故謂己見不可易耳。吾幼時所見。與浚川大同。後乃知其非。吾料浚川亦當有時而自知其非也。愼言此條。乃爲師巫能致風雲雷雨而言。故曰雨暘風霆。天地之德化。而師巫之鬼不能致耳。或能致者偶遇之也。至於邪術。亦未嘗謂世間無此。但有之者亦是得人物之氣實而成。非虛無杳冥無所憑藉而能之也。如採生折割。如滌目幻視等類。與師巫之虛無杳冥能致風雨不同。皆藉人物之實氣。柏齋又謂造化之神氣大。故所能爲者亦大。人物神氣小。故所能爲者亦小。其機則無異矣。愚則謂天所能爲者。人不能爲。人所能爲者。天亦不能爲之。師巫若能呼風喚雨。何不如世俗所謂吹氣成雲。噀唾成雨。握手成雷。拂袖成風。頃刻之間。靈異交至。又何必築壇勅將。祭禱旬朔。以待其自來。豈非誣惑耶。俗士乃爲信之。悲哉。柏齋又謂州縣小吏。亦能竊人主之權。以爲師巫能竊天神之權。愚以謂過矣。小吏人主。皆人也。所竊皆人事也。故可能。師巫人也。風雨天也。天之神化。師巫安能之。投鐵於淵。龍起而雨。此乃正術。亦非冥祈。不可同也。又謂設主請客。有至不至。如師巫求神。有應不應。此皆爲師巫出脫之計。請客不至。或有他故。求神不應。神亦有他故邪。此可以發笑。又謂蒸水爲雲。灑水爲雨。搖扇起風。放砲起雷。爲人神氣所爲。不知此等雲雨風雷。眞邪假邪。若非天道之眞。不過物象之似耳。與師巫以人求天。有何相類。且師巫專用神氣而不假之以形。不知是何神靈。聽師巫之所使。抑

師巫之精神耶。此類說夢。愚不得而知之。其謂愚論人道甚好。特天道未透。蓋自處太高。謂人皆不及已。故執已見不可易。又謂向時所見。與浚川大同。後乃知其非。吾料浚川亦當有時自知其非。此數言。教愚多矣。但謂自處太高。謂人不及已。此則失愚之心也。夫得其實理。則信。不得其理。此心扞格不契。何以相信。使蕅薌之言。會於愚心。卽躍然領受。況大賢乎。謂人不及已。執所見而不易。此以人爲高下。而不據理之是非者之爲也。愚豈如是乎。柏齋又云。神能御氣。氣能御形。以神自外來。不從形氣而有。遂謂天地太虛之中。無非鬼神。能聽人役使。亦能爲人禍福。愚則謂神必待形氣而有。如母能生子。子能爲母主耳。至於天地之間。二氣交感。百靈雜出。風霆流行。山川冥漠。氣之變化。何物不有。欲氣而爲一神。恐不可得。縱如神仙尸解。亦人之神乘氣而去矣。安能脫然神自神而氣自氣乎。由是言之。兩間神鬼百靈顯著。但恐不能爲人役使。亦不能爲人禍福耳。亦有類之者。人死而氣未散。乃憑物以祟人。及夫罔兩罔象。山魈水魑之怪。來遊人間。皆非所謂神也。此終古不易之論。望智者再思之。何如。○讀禍福祭祀之論。意猶爲鬼神無知覺作爲。此大惑也。人血肉之軀耳。其有知覺作爲誰主之哉。蓋人心之神也。人心之神何從而來哉。蓋得於造化之神也。故人有知覺作爲。鬼神亦有知覺作爲。謂鬼神無知覺作爲。異於人者。梏於耳目聞見之驗。而不通之以理。儒之淺者也。程張不免有此失。先聖論鬼神者多矣。乃一切不信。而信淺儒之說。何也。豈梏於耳目聞見之迹。而不能通之以理者乎。○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語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故知人之爲善

爲惡。乃得禍得福之本。其不順應者。幸不幸耳。故取程子答唐棣之論。乃爲訓世之正。今柏齋以禍福必曰於鬼神主之。則夫善者乃得禍。不善者乃得福。鬼神亦謬惡不仁矣。有是乎。且夫天地之間。何虛非氣。何氣不化。何化非神。安可謂無靈。又安可謂無知。但亦窅冥恍惚。非必在在可求。人人得而攝之。何也。人物巨細亦夥矣。攝人必攝物。强食弱智。戕愚衆暴寡。物殘人。人殺物。皆非天道之常。性命之正。世人與物相戕相殺。無處無之。而鬼神之力不能報其冤。是鬼神亦昧劣而不義矣。何足以爲靈異。故愚直以仲尼敬鬼神而遠之。以爲主論。而祭祀之道以爲設教。非謂其無知無覺而不神也。大抵造化鬼神之跡。皆性之不得已而然者。非出於有意也。非以之爲人也。其本體自如是耳。於此而不知。皆淺儒誣妄。惑於世俗之見。而不能達乎至理者矣。此又何足與辨。○先聖作易。見造化之妙。有有形無形之兩體。故畫奇耦以象之。謂之兩儀。見無形之氣又有火之可見者。有形之形。又有水之可化爲氣者。故於奇之上又分奇耦。耦之上亦分奇耦。謂之四象。是畫易之次第。卽造化之實也。乃謂其局而謬悞矣。○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此聖人推論畫易之原。非論天地造化本然之妙用也。函谷當時往往準易以論造化。愚嘗辭而病之。柏齋前謂太極爲陰陽未分。兩儀謂陰陽已分。似也。今生於四象。又謂聖人見無形之氣又有火之可見。有形之形。又有水之可化爲氣者。故於奇之上又分奇耦。耦之上亦分奇耦。謂之四象。嗟乎。此論爲蛇添足。又豈自然而然之道哉。先儒謂四象爲陰陽剛柔四少。乃本易中之所有者。後人猶議其無據。今乃突然以形氣水火名

之於易。宜矣。形氣易卦未嘗具論。水火卦有坎離。此而名之。豈不相犯。求諸要歸大抵柏齋欲以易卦之象。附會於造化。故不覺其牽合穿鑿至此耳。嗟乎。易自邵朱以來。如先天後天。河圖五行。任意附入者已多。及求諸六十四卦。何嘗具此。後學自少至老。讀其遺文。迷而不省。又爲衍其餘說。日膠月固而不可解。使四聖之易。雜以異端之說。悲哉。○天地未生。蓋混沌未分之時也。所謂太極也。天神地形。雖曰未分。實則並存而未嘗缺一也。太虛之氣天也。神也。以形論之。則無也。地也。則形也。非太虛之氣也。以形論之。則有也。分爲天地。與未分之時無異也。謂儒者之道無無無空者非也。神與形合則物生。所謂精氣爲物也。神去形離則物死。所謂游魂爲變也。神在人心性是也。無形也。形在人血肉是也。無知也。方其生也。形神混合。未易辨也。及其死也。神則去矣。去者固無形也。形雖尚在。固已無知而不神矣。此理之易見者也。乃謂儒道無無無空。何也。此說出於橫渠。不足爲據。蓋橫渠見道亦未眞也。老氏謂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悞矣。橫渠力辨其失。及自爲說。則謂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耳。客形有也。生於無形。此與老氏有生於無者何異。是無異同浴而譏裸裎也。釋氏猶知形神有無之分。過於橫渠特未精耳。○太虛太極陰陽有無之義。已具於前。不復再論。但源頭所見各異。故其說遂不相入耳。愚以元氣未分之前形氣神冲然皆具。且以天有定體。安得不謂之有。不謂之實。柏齋以天爲神。爲風。皆不可見。安得不謂之無。不謂之空。今以其實言之。天果有體邪。果止於清氣邪。遠不可見。故無所取證耳。若謂天地水火本然之體。皆自太虛種子而出。道體豈不實乎。

豈不有乎。柏齋謂儒道有無有空。不過以天爲神。遂因而誤之如此。且夫天包地外。二氣洞徹。萬有莫不藉之以生。藉之以性。及其形壞氣散而神性乃滅。豈非生於本有乎。柏齋以愚之論出於橫渠。與老氏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謂形氣之始本無也。愚則以爲萬有皆具於元氣之始。故曰儒之道本實本有。無無也。無空也。柏齋乃取釋氏猶知不知愚。及老氏亦不知矣。老氏謂萬物生於有。謂形氣相禪者。形神有無之分。愚以爲柏齋酷嗜仙佛。受病之源矣。○五行生成之數誠妄矣。有水火而後有土之說。則亦未也。天地水火。造化本體。皆非有所待而後生也。木金則生於水火土相交之後。正蒙一段論此甚好。但中間各有天機存焉。天神無形。人不能見。故論者皆遺之。此可笑也。浚川所見高過於函谷。函谷所見多無一定。細觀之自見。今不暇與辨也。嘉靖甲午十月晦日書於柏齋私居。○柏齋謂天地水火。造化本體。皆非有所待而後生。愚則以爲四者皆自元氣變化出來。未嘗無所待者也。天者氣化之總物。包羅萬有而神者也。天體成。則氣化屬之天矣。故曰月之精交相變化。而水火生矣。觀夫燧取火於日。方諸取水於月。可測矣。土者水之浮滓。得火而結凝者。觀海中浮沫久而爲石。可測矣。金石草木水火土之化也。雖有精粗先後之殊。皆出自元氣之種。謂地與天與水火。一時並生。均爲造化本體。愚竊以爲非然矣。老氏謂有生於無。周子謂無極而太極。太極生二五。橫渠謂太虛無形。生天地糟粕。所見大略相同。但老氏周子。猶謂神生形。無生有。橫渠則謂虛與形。止由氣之聚散。無神形有無之分。又不同也。子竊謂論道體者。易象爲至。老子周子

次之橫渠爲下。蓋以其不知神形之分也。○神形之分魂升而魄降也。古今儒者孰不知之。今謂老子周子知之橫渠不知。豈不寃哉。大抵老氏周子。不以氣爲主。誠以爲無矣。與柏齋以神爲無同義。與橫渠氣之爲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大相懸絶。夫同道相賢。殊軌異趨。柏齋又安能以橫渠爲然。嗟乎。以造化本體爲空爲無。此古今之大迷。雖後儒扶正濂溪無極之旨曰。無聲無臭。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亦不明言何物主之。豈非談虛說空乎。但形神之分能知陰陽果不相離。則升而上者。氣之精也。降而下者。氣之跡也。精則爲神爲生爲明靈。跡則爲形爲死爲糟粕。神之氣終散歸於太虛。不滅息也。形之氣亦化歸於太虛爲腐臭也。則造化本體。安得不謂之有。安得不謂之實。老釋之所謂有無有空者。可以不攻而自破。世儒謂理能生氣者可以三思而自得矣。望柏齋以意逆志。除去葛藤舊見。當自契合。○地上虛空處皆天。天氣可謂聚矣。是豈有形而可見乎。天變爲風。風之猛者。排山倒海。氣之聚益顯矣。謂之離明得施有形可見得乎。故曰。陽爲神。無聚散之迹。終不可見。而張子之論未至也。子初著管見。多引而不發。蓋望同志深思而自得之也。忽而不察者皆是矣。因復引而伸之。然不能盡言也。其餘則尚有望於世之君子焉。甲午冬至前三日書。○地上虛空。謂之皆氣則可。謂之皆天則不可。天自有體。觀星象河漢確然不移可以測知。且天運於外。無一息停。虛空之氣。未嘗隨轉。謂地上皆天。恐非至論矣。風之猛者。排山倒海。謂氣之動則可。謂氣之聚則不可。夫氣之動。由力排之也。力之排。由激致之也。激之所自。天機運之也。此可以論風矣。謂天運成風則可。謂天卽風則

不可。氣雖無形可見。却是實有之物。口可以吸而入。手可以搖而得。非虛寂空寞。無所索取者。世儒類以氣體爲無。悞矣。愚謂學者必識氣本。然後可以論造化。不然。頭腦既差。難與論其餘矣。○陰陽不測之謂神。地有何不測而謂之神邪。若謂地之靈變。此是天之藏於地者耳。非地之本體也。○柏齋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地有何不測而謂之神。愚則以爲後坤發育。群品載生。山川蘊靈。雷雨交作。謂地不神。恐不可得。又曰。地有靈變。此天藏於地者。非地本體。若然。則地特一大死物矣。可乎。愚則以爲萬物各有稟受。各正性命。其氣雖出於天。其神卽爲己有。地有地之神。人有人之神。物有物之神。謂地不神。則人物之氣。亦天之氣。謂人物不能自神。可乎。此當再論。○張子謂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形生於無形。此與老子有生於無之說何異。其實造化之妙。有者始終有。無者始終無。不可混也。嗚呼。世儒惑於耳目之習熟久矣。又何可以獨得之意强之哉。後世有楊子者。自相信矣。○愚嘗謂天地水火萬物。皆從元氣而化。蓋由元氣本體。具有此種。故能化出天地水火萬物。如氣中有蒸而能動者。卽陽卽火。有濕而能靜者。卽陰卽水。道體安得不謂之有。且非濕則蒸無附。非蒸則濕不化。二者相須而有。欲離之不可得者。但變化所得有偏盛。而盛者嘗主之。其實陰陽未嘗相離也。其在萬物之生。亦未嘗有陰而無陽。有陽而無陰也。觀水火陰陽。未嘗相離。可知矣。故愚謂天地水火萬物皆生於有。無無也。無空也。其無而空者。卽橫渠之所謂客形耳。非元氣本體之妙也。今柏齋謂神爲無形爲有。且云有者始終有。無者始終無。所見從頭差異。如此。安得强而同之。柏齋又云

後世有楊子雲自能相信愚亦以爲俟諸後聖必能辯之.